

文案设计文档

1. 角色设计

方耀辉

一、身份背景

1. 基础信息

- 姓名：方耀辉
- 年龄：20岁
- 身高：178cm
- 出生地：岳城郊外
- 职业变迁：
 - 前假药贩子团伙成员（抢劫、销赃）
 - 奶茶店零工（伪装身份）
 - 送终小队临时成员
 - 法身佛宿主/觉醒者

2. 家庭背景

- 母亲：攸言（科研院研究员，秘密参与会馆佛像实验）
- 父亲：未知（自幼缺失）
- 成长环境：
 - 母亲长期外出“做实验”，数月才回家一次
 - 独自生活，靠打零工和非法活动维持生计
 - 渴望母爱，但长期被“科研院”目标压得喘不过气

3. 关键经历时间线

- 8岁：收到母亲邮寄的望远镜，开始孤独的童年观察
- 16岁：首次反抗母亲安排的“科研院之路”，离家出走
- 20岁（DAY1前）：
 - 加入狗蛋的假药贩卖团伙

- 为母亲偷窃高价护肤品
- 内心挣扎于“正经工作”与“快速来钱”之间
- DAY1:
 - 母亲被恶灵杀害
 - 法身佛主动融合进右臂
 - 被凌一救下，卷入会馆与恶灵的斗争
- DAY2-7: 随送终小队寻找报身佛，逐渐觉醒能力
- DAY8: 在浮屠塔上与阎王决战，最终牺牲

二、性格特征

1. 表层性格（他人眼中的他）

- 叛逆不羁：说话带刺，常顶嘴，抗拒权威
- 小聪明：擅长偷窃、诈骗、话术（如场二偷凌一钱包）
- 逞强好胜：即使害怕也硬撑，不愿示弱
- 孝顺矛盾：为母亲偷护肤品，却又怨恨她的缺席

2. 深层性格（内心真实面）

- 极度孤独：

“大部分时候都是我一个人。”

 - 童年只有望远镜陪伴
 - 渴望家庭温暖却得不到
- 自我否定：

“我没那个能力……我办不到！”

 - 深信自己“不是天才”“不够优秀”
 - 母亲的高期待成为心理阴影
- 敏感脆弱：
 - 噩梦缠身（开场即做噩梦）
 - 对母亲的死充满自责与未说出口的遗憾
- 隐藏的正义感：
 - 放走恶灵后因良心不安又追回（场二十八）
 - 最终为保护红袖和反抗命运牺牲

3. 性格成长弧光

- 第一阶段（DAY1-3）：
 - 逃避→被迫接受（佛像融合、恶灵存在）
 - 自私→开始关心他人（保护仇亚、红袖）
- 第二阶段（DAY4-6）：
 - 迷茫→寻找真相（探索会馆、发现母亲实验）
 - 怨恨→理解母亲（地狱中听到母亲独白）
- 第三阶段（DAY7-8）：
 - 认命→反抗命运（与凌一约定“不相信死亡”）
 - 牺牲→成全大义（与阎王同归于尽）

三、美术设计

凌一

高挽云

仇亚（逸晨）

红袖

2. 世界观设定（？？？需要填写并改动剧本细节）

核心设定：

每个有魂术的角色都可以让其灵魂与身体分离，变得更强。只有高挽云一个人做到让灵魂与身体分离后还能复原。

自然层设定：

全是石头，就像全是沙子的末世一样。

社会层设定：

3.主线剧情

场一：（day1，夜）

（一辆破旧的厢式货车在尘土飞扬的郊外公路上颠簸。后车厢里堆着成箱的“特效神药”，包装粗劣。）

狗蛋：喂！醒醒！

耀辉：干嘛呢你？

狗蛋：看你神神鬼鬼地搁那说梦话，没完了。

又做噩梦了？

耀辉：习惯了。

狗蛋：还是梦到，那个，有什么鬼在追你妈啊？

耀辉：啊，大概吧。

这种诡异的内容，就像是芯片插到我脑袋里一样挥之不去。

狗蛋：真有你的。还以为是什么新的内容——比如梦到你被警察追呢。

来，咱哥几个把这几箱货送到上头手里，去喝点白的——

那叫啥，对对，“借酒浇愁”！

一口喝下肚，给脑子泡透喽，就没啥噩梦了。

耀辉：算啦。今儿没空，我得回去了。

狗蛋：一提到酒你就扫兴。瞧你这，心事全在脸上。

今儿有事也得搁着，陪哥喝两杯！

真是的，抢了一票大的多不容易。

耀辉：怎么，真要让我陪着啊。

狗蛋：诶？你这家伙。

（车开到了另一条路）

耀辉：喂喂！这可不是给我送回去的路啊。

就非得拉我去喝呀？

狗蛋：听不见。你说啥？

耀辉：...你真是。

喏，这个。（举起钞票）

狗蛋：...你啥时候拿走我裤兜里的钞票？

耀辉：我说现在赶紧打道回府，把我送到我家那边。不然，你的小心肝就要飞喽！

（将钞票举到窗外）

狗蛋：诶你别，我回去！还威胁上我了。

...倒是你这偷盗的手法跟变魔术一样，佩服。

耀辉：过奖。

（二人下车。耀辉手里把玩着那个护肤品）

（狗蛋没吱声，瞟了一眼。）

狗蛋：是护肤品。送给你娘的？

耀辉：嗯。娘好不容易回来一回。

狗蛋：嘿！咱可是刚抢完劫，我都没留意你什么时候搞到的这高级货。

耀辉：你猜猜？

狗蛋：从那个药贩子兜里顺的呗。

狗蛋：要我说，你是我见过的走江湖的这帮人里最孝顺的。

耀辉：要是我能有个好脑袋瓜，去找个正经工作也好。

倒是那，天道酬勤终是戏，人间取巧竟成箴。

要是干别的活，我还真不一定能买来这品牌的。

狗蛋：得！这世道，佛不渡人，人得自渡。

更何况，咱们抢劫的还是那个卖假药的狗崽子，给他超度喽。善哉善哉！

耀辉：（笑着）

（车到了耀辉家门口）

耀辉：走了哈。

狗蛋：我也不急着回去，正好修修这破车。

（耀辉走到门前，敲敲门）

耀辉：是我。

（耀辉直接进门。妈妈在整理行李）

耀辉：妈。回来了。我买了点护肤品。

待会一起吃晚饭吧。

攸言（抬起头）：耀辉呀。进屋里歇会吧。

（耀辉没说什么，坐到旁边的椅子上。）

攸言：你那东西，是在哪儿买的呀。

耀辉：哦，去岳城里的商场跑了一趟...

我打工攒的钱——就是你上次回来的时候，我给你说的那家奶茶店。

周末的时候去那边干的零工，还是能省不少钱的。

（攸言叹了口气。）

攸言：妈对你的工作没啥别的想法，你也晓得，马上就到5月份的复试了...你认真学习，我就放心了哈。

耀辉：...知道知道。

待会我就戴上这个脑机学习机器，把昨天落下的课补上。

攸言：耀辉。

你实话实说。

耀辉：怎么。

攸言：这东西，不是你的吧？

耀辉：这就是我买的呀。

这是我辛辛苦苦...

攸言：娃啊。不是你的咱就送回去好不好？

耀辉： ...

攸言：你的心意妈妈一清二楚。妈不是想怀疑你，只是...你还是个学生啊。

哪来的时间打这些零工。这东西死贵，还得攒好久...

耀辉：妈！

（沉默）

耀辉：去赚点钱怎么了。我早就不是小屁孩了！

别瞒我，家里为了贷款租这房子，欠了人家多少钱？

妈妈：这旁边就是这附近最好的学校，你回来不也方便些。

只是妈妈做实验，最近几个月成果不是很理想，收入暂时发不下来...

耀辉：那倒是找一份正经工作呀。

你甚至从来没给我说过你做的是什么实验！你什么都不跟我说！

半年前你才好不容易告诉我你是去搞科研。从小到大我还以为你是去干什么保密工作呢！

...

攸言：妈妈是加班加点赶着做这个项目。剩的时间实在不多了，但是还没做完...

耀辉：你每回都这么说。

你还每回都说，马上就到5月了。

我当然知道啊！5月份是科研院的复试，我得赶紧温故知新。我知道啊。

但是你两三个月才回家一趟。

就不能...就不能一起正常点吃个晚饭吗。

攸言：呃...

耀辉：还是没空啊。

攸言：妈妈不是这个意思...

耀辉：...不能就算了。我去学就是了。

（门哐的一声关上。）

（耀辉躺在床上。突然外面”哐“一声响。耀辉往外面看。）

耀辉：嗯？

车还在外面。狗蛋还没修好车？

（耀辉出门。他叫喊了一声。之后看见了狗蛋的下半身。耀辉以为他在修车，但之后闻到了浓厚的血腥味。拉出来，狗蛋上半身消失。耀辉吓得不轻。）

耀辉：（杀人狂？熊...狮子？还是怪物！这...）

妈！

怎么不在！

接着重新播放上面的攸言被恶灵追杀的场景。

（妈妈被恶灵追。母亲踉跄冲入一间屋内（没有大佛），几乎扑倒在小佛像前。她将额头重重抵在冰冷的地面上。她抬起头，一只鬼爪深入门缝。佛像冷漠地俯视着她。她再次将额头抵住地面，发出无声的哀求。耀辉也赶到，想叫妈妈一起走。）

妈（急促）：……显灵，求您，求您显灵！大慈大悲的佛祖啊……

……我这条贱命怎么样都行！您的话，我认了，我真的认了！

耀辉：（话？什么话，佛的话？）

……但保佑我儿子…保佑小辉…让他...让他平平安安的！

（恶灵追了过来，耀辉吓得瘫倒在地上）

……佛祖，我给您磕头了！

不，不要！啊啊啊啊啊！

（儿子盯着母亲的尸体很惊恐，抬起头又看到了恶灵的迹象（被抓坏的门）。这个时候，鬼逐渐袭来：房间周围出现一些被破坏的痕迹，儿子退到佛像旁边，马上就要被恶灵吃掉了。儿子大口喘气，准备拿佛像阻挡。）

方：佛...佛祖保佑！

（儿子看到了恶灵的全貌。妈妈及时拖住恶灵，抱住恶灵的腿。儿子此时也看到了妈妈的灵魂。）

方：（惊恐地看着母亲的灵魂）

（恶灵甩开了母亲，下一秒准备把儿子吃掉。热爱女火速赶到给恶灵一击。）

凌一：你没事么？能跑就跑，快点！

方：我...我腿软...

凌一：（砸吧嘴）目标人物确认死亡...我来收拾这个恶灵。

（看到佛像）佛像在那里！

（二人交战，凌一位居下风。）

凌一：那个佛像！不能让他拿走！

（二人争抢佛像，佛像落在正在尽力往外爬的方耀辉身旁。佛像像是有生命一般，吸附在他手臂上，越陷越深。凌一愣了一下，被恶灵打飞到一边。

恶灵将要干掉主角；凌一用火绳捆住恶灵，最终削弱其力量，并将其收归盒中。主角看着这一幕，逐渐晕了过去。

家里矗立的古佛依旧，在这个镜头下亮出标题：九九归一。

场二：

主角醒了过来，他和凌一在一辆自动驾驶的。恍惚中听到凌一在终端上和别人（门童）交流的声音。

凌一：这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刚接到任务就赶紧从会馆往这边赶，一分钟没耽搁！赶到的时候人就剩一口气。我...哎。

...废话。佛像确实到手了，不过融入到一个娃的手臂里面，人也一并带回来了。

（主角逐渐坐起来，看着车头，意识到是自动驾驶。）

凌一：拿到佛了，也是干了任务的一半吧？这报酬...可不会是打个对折吧？

喂！听见没？你个糟老头！

切，乱挂电话。

（主角先顺走了凌一的钱）

主角（环顾四周）：喂！放我下来！

凌一：干嘛，我可救了你啊。

听话，跟我走一段。

主角：（反正钱到手了）

主角：我哪知道你是不是哪个团伙，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卖器官的。

凌一：...我没多少耐心。

（方耀辉环顾四周，试图去开车门，发现锁死。他开始用手掌拍打车窗）

方耀辉：开门！我要下去！

凌一：...切。

你想跑掉啊。听见那林子里面的唏嘘声了没？

要不要猜一猜，那是可爱的小松鼠呢，还是要把你撕成两半的恶灵？

主角：少拿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吓唬我！

凌一：神神鬼鬼？

（她抓住小臂，将袖子撸下来，用指尖狠狠地戳它）

主角：嘶！疼！

凌一：那你告诉我，这玩意是你的新纹身？

（主角缓缓将那只正常的手覆盖在佛像上，随后他抬起头，看向车外飞速后退的、陌生的荒野，眼神里的愤怒和强硬终于褪去，只剩一种茫然的、无处可逃的恐惧。他不再争辩，之前的全部力气仿佛都被抽空了。）

凌一：还有，还我钱。（说一个字从主角裤兜里抽一张钞票）那可是我宝贵的工资！

主角：（无奈）切...（叹了口气）

恶灵...还有我手臂里这个发烫的东西。

你确定没开玩笑，真...真有鬼呀？

凌一：（一边数钱一边说）不然呢？刚才你家里不就有一个。

这玩意呀，说是有些人活着时罪恶滔天，死后被判为恶灵，来世间讨债的！

我们这帮人的活，就是来送它们最后一程，让他们有去无回。

而且你至少现在还不能走。因为，这个小佛像我还要。

（凌一指了指主角的手臂）

主角：你要它...？那怎么取出来？

凌一：可能会把你手臂剁掉吧，说不定呢。

主角：喂喂！放我回去！

凌一：你给我安生点。

场三：

（凌一看到山路上堵车。）

凌一：真会挑时候。

（车被警察围堵。）

凌一：（拿着证件）我是会馆的人，执行公务。

陈警官：我们追踪一个岳城的抢劫犯，长这个模样（展示画像）。我们需要搜查车内所有人员。

凌一：啊？

——呃，我好像，没听说过这个人。

陈警官：车内还有别人吗？有的话麻烦请他下车。

凌一：大半夜的，就我一个开夜路。

耀辉：（好冷...该穿个外套的）

凌一：没啥事我就走了。

（耀辉打了个喷嚏。）

陈警官：嗯？

且慢，女士。请务必配合调查。

凌一：真是的...

？？？（高挽云）：咳咳。

高挽云：还在忙啊，老陈。

（旁白：烟味，又浓又呛的烟味。用不着猜，凌一都知道是谁。）

凌一：云姐！

陈警官：老高。您怎么在这。

高挽云：这不是担心我队员出什么麻烦嘛。

长话短说。我派她去执行的押送重犯的任务。车里这个犯人泄露了实验室的资料，在送达前还不能对公众露面。谅解一下。

陈警官：这...我明白了。

高挽云：会馆会处置他的。（往他手里塞了点烟）

走吧，凌一。顺便载我一程。

凌一：哦，呃。

（车开到了直升机这里。三个人坐在屋内。）

高挽云：你是说，那佛像在劫匪的手臂里？

凌一：云姐。我尽力去抢了，这也是没办法才把他带回来。

但是我哪知道他是劫匪啊！

不不，这种人，他偷我钱的时候我就该看出来！

（高挽云打量着眼前的耀辉。）

耀辉：（啧，这烟味...）

高挽云：真是罕见。佛像主动找人融合的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话说回来，孩子。

我不管你之前犯过什么事，不要对我们下手。

耀辉：那我还应该感谢你喽。现在像是我被你们绑架了一样。

凌一：明天你就轻松了。到了会馆，取下佛像，然后就放你走...

耀辉：然后我就无家可归了。

凌一： ...

耀辉：你们救了我，完全出于这个手臂里的小佛像的缘故。

没了它我不就也成为什么“任务无关人员了”？

真不知道我是不是该感谢你们...啧。今晚发生的事很多。

我不在乎你们口里的神神鬼鬼的玩意。我不在乎。

首先，我妈已经离世了。

高挽云： ...

耀辉： ...两三个月才见一次的，就那么残忍地被屠杀。

凌一：呃，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

也许我可以更快些...

耀辉：...给我闭嘴。

我要出去走走。（夺门而出）

凌一：你！...

高挽云：凌一。先回去吧。

凌一：我真希望我的确是尽力了。（复杂的表情）

场四：

深蓝星空cg。

旁白：这是一个寻常但并不平凡的夜晚。

星空和原野向外延展，却又笼罩着大地上的万紫千红。

唯有在夜空下独处时，在名为“家”的废墟彻底淡出视野之外时，方耀辉才恍惚地感觉到：自己的亲人，似乎已经不在。

他拿起手机，想去做点什么，扒拉几下后，又觉得对不住，把手机扔在一边。

此时他发现：他的妈妈，攸言，是真的回不来了。

妈妈的姓很少见。小时候，每次他要仿照家长的字体给作业签字，都不会写那个“攸”字。

不过妈妈说是去做实验，没怎么陪过自己——所以光是写这个“攸”，就困扰了自己许久。

他顺着发烫的、僵硬的手臂向上摸，似乎已经习惯了痛觉。

终于，摸到了挂在他脖子上的望远镜，那件唯一的生日礼物...是妈妈邮寄过来的。

旁白：”妈妈，我想要这个望远镜！““孩子有好奇心，是好事呀！”

（八岁时，晚上九点。主角玩着望远镜窥探着别的孩子的玩耍。听到妈妈过来的脚步才放下来。妈妈把望远镜收起来。妈妈表示有点恼怒。

（妈妈：“**给孩子戴上脑机接口机**）妈妈又一次要出门，方耀辉希望妈妈再多陪一会，妈妈说他学明白了就会出现。但是他学了好久才学明白，妈妈并没有出现。”）

（楼下的孩子们的欢笑声很刺耳。））

主角扭了扭望远镜。

（十六岁的方耀辉在机器中挣扎。**从脑机接口机器中虚脱地走出来，很疲惫。机器显示学习失败。**

母亲：小辉...(要去摸额头，耀辉没有抗拒)

主角：我说了我不去科研院。

母亲：妈妈就盼望你快快长大...

主角：抱歉我没这个能耐。我听不懂我没天赋我不喜欢！

（主角夺门而出）

主角：大部分时候都是我一个人。

妈妈几个月才回来一回。问她去干啥她也不说。

除了我做的饭——虽然经常把盐放多了，但是妈妈也会吃的。

...

主角：（摸着自己炽热的手臂）（回想起自己看到妈妈的灵魂）如果我能看到你的灵魂...

（回想起妈妈血流成河的画面，不禁一惊，随后又把头埋在臂弯里。）

我只是...有些话没来得及说出口吧。

高挽云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

高挽云：还没睡呀。

主角（先是一愣，之后恢复平静）：嗯。

高挽云（拿着一件衣服）：外面冷。要披件衣服么？

主角摇了摇头。

高挽云（坐下来）：会馆发布任务的时候，我们通常只有几分钟的反应时间。

大多数时候，我们来不及。

等到赶到现场时，只剩下尸体，和他们还没说出口的话。

主角：.....

你不睡么？

高挽云：我啊...还不太想睡觉吧。

我不是很喜欢噩梦，不过它对我情有独钟。

虽然做噩梦也是迟早的事情，毕竟人都要睡觉嘛。

...

早点睡吧。我先回了。

主角：嗯。（拿起望远镜往远处看）

高冷女回到了飞机内。主角在望远镜内看到了远处的黑影。

主角：树？这里会有长这么高的树么？

主角调整望远镜的角度。他看到了一个瘦长鬼影。瘦长鬼影突然消失。下一刻立刻浮现在他面前。主角立刻往舱内的窗户钻，但是被鬼影扔了出来。主角被逼入绝境。高冷女迅速出手救下了他，并且制服了鬼。主角准备拿高冷女的符咒去给鬼致命一击，被高冷女拦下。

高挽云：先别杀它。（拿出一个紫色方形小盒子来制服这个鬼。）

主角：啊？

高挽云：我们只需要削弱这些鬼的力量，把他们交给会馆处置。

（拿走主角手里的符咒）你要是真把它干掉...那就没法拿工资了。

主角（惊魂未定）：交给会馆...？

高挽云：这就不劳烦你操心了。

你今晚的噩梦已经有新素材了。如果你还想让素材再多一点，我不介意你继续在外面呆一会。

（主角没接话，默默地挪到舱门边，进去后反手就把门锁死了，背靠着门长长舒了口气。）

另一边，有一个恶灵窜进了直升机内。

场五：（day2，午）

（主角尚未睁开眼）

凌一：喂！看到这个没？

再不醒过来，我可要把它放到你的脖子里喽！

（主角赶紧坐起来）

主角：干嘛啊！让我多睡会儿要命呀？

凌一：我说啊，这午饭的饭点都快过了半个钟头了！你真不饿，我们就开吃了！

主角：啊？

主角：（一边穿新衣服一边顶开门）你们还请我吃饭呀？

凌一：俺云姐亲自下厨！闻到没？今天是清蒸鲈鱼！

欸，别绷着脸啊。笑一个！庆祝一下嘛！

主角：（假笑）

凌一：（镜头给到凌一和云姐）要不是她未卜先知，带的有葱姜胡椒来提味，我们这回就只能吃压缩饼干了。

高挽云：你应该感谢大自然赠予的鱼。这可是我空军了一个上午的成果。（还在做饭）

主角：（拖着脑袋）

凌一：话说，你的魂术是什么呀。

主角：什么玩意？

凌一：就是什么...哼哼哈嘿的超能力？你不是见过我用嘛！

凌一：（指了指他的手臂）这小佛像能融到你的身体里，就可以激发你的魂术。我们狩猎恶灵这一行的人，都是这么获得魂术的。

主角：我试试。

（尝试无果）

凌一：（憋笑）

高挽云：别逗他了。魂术又不是一两天就能融会贯通的。（端上鱼）

你一开始不也是只打出个火花来？

凌一：云姐！那也比他强！

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小队呢，代号为“送终”。

我是高挽云，也是队长。（指了指正在吃鱼的凌一）这位救你的女孩是凌一。

凌一：嗯哼。

他是仇亚，平时喜欢种点花草（仇亚正在种花草）。来跟他打个招呼？

主角：呃...你好，我是方耀辉？

仇亚：（可爱地、安静地、闭着眼睛）嗨。

凌一：耀辉...

不如叫你小辉辉？有趣！

主角：你是看着我今天就要走，非得要好好嘲弄我一顿呀？

凌一：小——辉——辉！（鬼脸）

高挽云：（端上最后一盘菜）你们还是体谅一下自己的肚子吧。吃饭了。

大家刚准备拿起筷子夹菜，就听见”嘟噜“一声响。凌一做白眼，高冷女打开任务终端。仇亚还在吃饭（给个镜头）。

凌一：我说云姐啊，那个老不死的专挑吃饭的时候发任务，就不能用你的符咒勒死他...

等等，报酬是什么？3个佛币！（震惊地从沙发上腾地往前扑）

高挽云：这估计是职业生涯中报酬最高的一单了。

凌一：（拉着方耀辉胳膊）三个佛币。那还吃啥饭啊！赶紧出发，我等不及了！

高挽云：嗯...任务是，让佛像嵌在手臂里的男孩，到北境山区带你们去找这样东西。

主角：我吗？不是说好的今天把佛像取下来，这又是哪一套？

高挽云：要真是一般的任务，我倒也能转交给其它小队。只是这个任务直接分配到我们每个人的终端上——

恐怕是因为只有我们能做。

或者说，只有你才能感知到那件物品存在的位置。

主角：我？

不好意思，我现在手臂烫得很，就连个‘魂术’俩字都写不利索。

你们找错人啦。（镜头：仇亚默默干饭）

所以请务必赶紧把我手臂里这该死的滚烫的东西扔掉，而不是让我当炮灰。行不？

高挽云：我想你无法拒绝。（展示这样东西）

主角：（另一尊佛像？）

高挽云：这个小佛像，目前已知的只有三个。

事实上，在接到去救援你母亲的任務的時候，我也很好奇...

为什么一个能赐予人魂术的、各方觊觎的小佛像，竟然会出现在你母亲这样一个普通人手中？

...你应该也看到了你母亲的灵魂。这巧合有点让我震惊。

你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佛像对你母亲的灵魂产生了什么反应？

主角：佛像和灵魂...

难道说，我母亲可能会因为佛像而复活？

凌一：虽然并没有先例...

不过，干我们这一行干久了，总会愿意相信那么一点奇迹的。

高挽云：用佛像复活这种事情，超出了我们会馆的研究范畴。如果你对这些有疑问，我们恐怕很难回答上来。

但我的意思是——找到这尊小佛，你母亲的灵魂也许能再次被“召唤”出来。

主角：...

仇亚：话说...

这个任务，是不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任务呀。

凌一：好像是哦。

云姐给会馆那边汇报，说是咱们队”身经百战““赫赫有功”，要退休放个长假呢！

高挽云：（浅笑）别闹啦。

主角：要是这样...我跟你们去。

凌一：呦，有兴趣了？

主角：我现在也是恶灵的活靶子嘛。谁知道离开了你们我还能不能度过余生。

但找到佛像后，你们就得放我走。

这是条件，不是请求。

高挽云：行，我答应你。

我们总不能没了导航。而且，既然佛像都选择了他，我相信他有释放魂术的潜力。

主角：还有一点。

伙食这一块，也不能差了。

凌一：怎么，你对这饭有意见？

主角：（笑）要和这一顿一样好。

高挽云：包在我身上。

大家准备一下吧。

凌一：芜湖！

（仇亚找到主角。）

主角：呃，你好？

仇亚生长出一朵花，告诉他这是祝福。主角，将花别在望远镜上。

凌一：（拿着强光手电、渗漏检测试纸、扳手）

动力系统正常、起落架正常。

（仇亚在驾驶舱系好安全带。）

高冷女：起飞，前往北境。

主角：喂，上面的树挡住了！

（高冷女用符咒将附近的树往外拨。

主角团的飞机飞到树的高处。见到正午的碎云蓝。）

场六：

时间回到昨天晚上。妈妈被杀后：

视角同时来到地府。妈妈的灵魂睁开眼。面前坐着一个鬼女人（没耐心）。

鬼女：报名字。

妈妈：我...这是哪里？你是...？

鬼女（发牢骚）：别愣着啊！快点报名字，我赶着下班。

妈妈（疑惑）：啊...啊？

鬼男（推门而入，有耐心）：老妹，歇会吧！

这边奈何桥上人都满了。你忍着点急性子，慢点招待他们，行不？

鬼女：又怪上我了？最近死的人多，我不想刷KPI都难办。

鬼男（击掌，表示无奈）：这我当然理解啦！所以啊，你就让他们慢点进，也给我少点负担嘛！

诶，你先别记她名儿，就停一会！待会我请你喝酸甜孟婆汤。

鬼女（来兴致）：呦，你说的啊！酸甜味的！

妈妈：我...这...

鬼女：哦对，把你忘了。

呃，你已经死了；这里是阴间；本来呢，你在生死簿上登记一下，就可以安心进地府了。

现在地府这边人有点多，你还得等会

懂？

妈：我...我是已经死了？

鬼男：你看，呆在这也是呆着。要不要返回到案发现场看看？看完就死得明白点，有个交代！

妈妈：返回...啊，我能看看我的儿子吗？我想见最后一面！

鬼女：哎行行行，那你带她去吧。

鬼男：好嘞！这位，这边请。

鬼男带她到案发现场。儿子盯着母亲的尸体很惊恐。

妈妈为救儿子拼命抱着恶灵。后被踹到一边。

妈妈在一边看着，为孩子哭喊。但是自己的身体逐渐往地下陷）

男鬼：看来这地府有空位了，你也该回来了。

已逝之人，一路走好。

场七：

（主角扣上安全带扣子，坐在飞机门口的一旁的椅子上，双手紧握着系好的安全带。高挽云坐在门口边缘。）

主角（方耀辉）：你坐那里不怕掉下去啊？

高挽云：还好。（看了一眼主角）你恐高么？

主角：才没有...（双手紧握安全带）

高挽云：这是直升机，我们可不会带跳伞装置。不过有座椅弹射系统。

所以，要是比谁死得快，也是我在你之前。

仇亚，飞得再高点。

仇亚：嗯。

主角：哈...

（停顿一秒。）

高挽云（神情严肃）：（用耳麦询问）凌一，你确定动力系统没问题？

凌一：包正常的。我的检查你还信不过？

（飞机又一次震动）

主角：喂，飞机有不正常的震动！

高挽云：应该是尾桨的问题！

凌一，检查一下尾转动！凌一！

掉线了？

（他们看到凌一从后边的过道中滑落下来。）

主角：丫的这什么情况！

高挽云：嘘...

（高挽云操纵一片符咒飞了过去，飞到鼻息边）（符咒略微震动）

高挽云：...还有呼吸。被催眠了。

主角：被催眠？这是...

仇亚：云姐，尾翼的受损程度在加剧！

高挽云：明白。我去找恶灵，随时汇报情况。

高挽云把凌一绑到椅子上，攥着符咒，准备一步一步往飞机后靠拢。主角只能紧紧抓住安全带往后看。

突然，直升机开始螺旋下坠。（但仍然）

高挽云：仇亚！能听到吗？

（哔哔...）

高挽云：仇亚也被偷袭了！

（高冷女准备赶紧回到驾驶舱内。）

主角：等一下！

恶灵是趁着他们一个人的时候下手的。我们恐怕不能分开！

高冷女：也是。

我得去驾驶舱操控机身。你跟过来！

主角：我...

（此时机身倾斜）（主角看到了高空景象）

主角：（死死抓住座椅）（——我他妈上贼船啦？！！！！）

他哆嗦着，一边解开安全带，一边死死盯着高冷女那边的方向。

主角：呀！

（没跳过去，下坠到飞机外。高挽云及时用符咒拉住了他，并拽到舱门内，将直升机调整为自动飞行。）

高挽云：仇亚还有呼吸。

主角：哈...我...

精神损失费结算一下。

高挽云：喘口气吧，至少不会坠机了。

看到了，在起落架上！他在拆我们的飞机！

（高冷女尝试用符咒捕获它，但是飞机高速下落，外面的风很大，符咒过不去）

高挽云：耀辉！

我不管你有什么魂术，现在就用出来！

主角：我没办法...

高挽云：佛像选择了你，你就能行！

（飞机又开始抖动，高挽云发现自动驾驶不行，优先稳住飞机。）

主角：我...

(飞机抖动更剧烈)

(能感觉到...空气的涌动...我能勉强操控它！)

（经过一番尝试，主角将鬼吸了过来，扼住其咽喉。高冷女补刀，用符咒将其制服）

主角：我好累...啊...手臂！我用不了魂术了...

高挽云：设置为自动迫降。呼...

仇亚...仇亚！喂！

还没醒？

主角：总之是结束了。死里逃生？

要不试试，扒开他眼皮，顺便往他脖子里放几块冰块？

高挽云（轻笑，不过马上严肃）：现在还不是打趣的时候。我去看看凌一情况怎么样了。你动不了，就在这等我。

主角：呼...（摇摇头。）

高挽云（事实上是用符咒模仿的人）摸出去，确认没人。

高挽云：（鬼已经收了，他们怎么还没醒？

难道说，鬼不止一个！)

恶灵突然在身后出现，并且干掉了高挽云（的替身）。

高挽云：怎么是你！

恶灵：睡吧。

主角装出很惊讶的模样。

恶灵：...

（恶灵立刻近身，将主角催眠）

主角：就是现在！云队！

旁边驾驶舱内的高挽云毫不留情地用符咒削弱鬼的力量。

恶灵：怎么会！啊！

高挽云：呵，只是一个简单的替身而已。

但是...这个恶灵为什么是他？

（转眼的镜头，高挽云用符咒做的替身倒在地上。）

主角：结束了么...又抖动了！你们这什么破飞机！

高挽云：飞机受损严重，恐怕自动驾驶也不成。也无法迫降！

主角：你那座椅弹射系统呢？

高挽云：没配。

主角：啥？

仇亚和凌一醒了过来。仇亚刚醒，就看见飞机呈下落姿态。

凌一醒了过来，但是身体即将滑落出去。危急时刻，仇亚长出藤蔓拦下凌一。

高挽云：仇亚，没事吧。

仇亚：嗯！

高挽云：所有人。

跳！

（主角瞪大了眼。）

（藤蔓消失。高挽云就背着凌一跳下去）

仇亚：（走到飞机门口）呃，需要我帮你一把吗？

主角：伞呢，我问你降落伞呢？

仇亚：我们...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就直接跳啦。（说完就直接跳了）

主角：（趴到飞机口）一般？这种情况？疯啦？（高挽云用符咒拉着他一起跳）

高挽云用符咒制作成一个大毯子，托住所有人。

场八：（晚）

黑屏。

高挽云：现在是任务记录，新元8524年4月2日。

执行最后一次长期任务，目标北境山区，回收佛像，出发时遭遇催眠恶灵和普通恶灵各一只，已回收；已将回收装置派送回会馆总部。

推测其为登机前隐匿于机舱后侧。检视不到位，队长高挽云担负全权责任。

另，其中催眠恶灵为小队前队员逸晨...这句删了；

望会馆查明，该灵魂化作恶灵的原因。

直升机已损坏，请求派遣车辆接送。

记录完毕。

（高挽云关掉了终端）

凌一：仇亚，你终端里存的保险公司的电话呢？找半天没找到...

仇亚：啊...我忘了存哪里了...

凌一：（无奈）好吧...以后记东西这一块还是我负责。

不过联系不上保险公司怎么赔呀？时限半天内受理赔偿...就算现在赶回会馆去联系保险公司那也来不及了呀！

啊啊啊啊啊！云姐！你们是怎么把飞机搞成这样子的！这下不会让我来全款赔偿了吧！

高挽云：我和会馆沟通，不劳你操心。

凌一：真的呀！

哎，只要不赔我的钱就行。

（面向仇亚）诺，烤的蘑菇。（给仇亚一根）

仇亚默不作声，享受着美味，然后可爱地露牙笑。

仇亚：你...还好么？

凌一：小——辉——辉——来撸一串！

主角：你们一个个都不怕死的？

凌一放声大笑。

凌一：要真说怕死，我们见的场面可比你多！

反正呀，今天可不是我的死期。

...虽然我也不知道坠机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喽。

（高挽云走过来。）

高挽云：当然是耀辉趁你们睡着的时候偷偷把鬼干掉了。

凌一：哇哦！深藏不露啊！

（主角白了凌一一眼）

高挽云（坐下）：耀辉，那些恶灵觊觎佛像已久。在我们找到下一尊，并解决掉你手臂里的”麻烦“前，恐怕你也必须学会面对他们了。

（拿着小树枝挑火苗）有句话说的在理：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走不掉。

凌一：云姐。好歹是个庆功宴会，开心点呗。

高挽云：这不是等着某人要露一手么？

凌一：诶对呀！仇亚，吹个竹箫。

仇亚：啊...哦...（有些害羞）

凌一：就当是玩的，来一段呗！

（他缓缓拿出一根竹箫，进行吹奏。）

旁白：笛声悠扬，那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回响。

和这群人走一起，也是命喽。

（字幕稍等一会）

噼里啪啦的火苗在众人周围徘徊着。

有那么一会儿，他甚至察觉到有些意料之外的温暖。（主角微笑一下）

这是种久违的感觉。毕竟，从小围在暖炉边的，也只有他一个人。

主角：.....

旁白：他抚摸着自己的手臂，也不感觉那么烫了。

主角：妈...天堂安好。

我本来都有些烦你了呢。

（镜头逐渐拉向天空。）

场九：

（北境山区。甲和乙仓皇地逃出林地。依偎在一块悬崖边的大石头上）

甲：你看见恶灵了吗？

乙：（惶恐）没...没有！你看清楚了么，恶灵都没看见，队长就消失了！

甲：（紧张地看向林子深处，确认没有异象之后瘫坐下来）甩远了...哈...

乙：（大喘气）那个带路的本地人...我们是不是...不该扔下他？

甲：别管了！他嘴上说是有个小佛闪闪发亮的要带我们找。现在呢？死了也无辜！

趁那恶灵还没有追上，咱们分头跑！

乙：我...我害怕...

甲：怕什么，用魂术打不过，自保逃生也做不到？

乙：不是，你看那个...是...

甲：（猛回头，看见已死的队长在远处探出上半身）队...队长？

丙（队长）（脸已经没了血色，面露惊恐）

乙：他...他...（准备过去）

甲：（拦住乙）他不是队长！

我警告你，再往前一步，就崩了你的脑袋！

（队长依然往前移动）

丙：我不想...控制不住...我不想杀你们！

甲：你在说啥？

乙：不...不对！他怎么可能还活着...

（展现一个队长的镜头：队长用双手撑住地面往前爬，像没事人一样）

他怎么可能只剩下上半身还活的好好的呀！！

丙（变化为恶灵的模样）：杀了我...快！

（甲和乙面对丙对峙着）快杀了我，快杀了我！我...

丙终于还是无法控制自己，转变为恶灵。

（甲突然想起什么，低下头，忽然开始放声大笑。）

甲：喂，哥俩坦诚相待。

你实话实说。今天，是不是你的死期？

乙：...我，我不想死！

甲：（突然暴起）我问今天你是不是要死了？！！

乙：（呵呵地傻笑，略带无奈）是。

甲：啊....

真不巧。今天也是我的死期呢。

（诡异地笑）哈哈哈哈哈哈...

乙：（哭着笑）哥...你别开玩笑，你...我...我不想死！！

（甲的大笑和乙的笑里的呜咽声同时回荡在北境山区）。

之后戛然而止。

阎王随后赶到。

阎王：浮光一芥争何益，命似秋蓬不由身。

拉出镜头：阎王面前，两个人痛苦地扭曲在一起，已经死亡。

阎王：渺渺阳世蜉蝣客——

终随劫火化残尘。

场十：（day3，晨）

（一行人坐在自动驾驶汽车上。仇亚正在认真地呵护眼前的白色香雪兰花，主角在一旁看着）

主角：你是说，你可以控制植物的生长，不过这朵花是你亲手栽培的？

感觉...这朵和你用能力长出来的没什么不一样啊。

仇亚：嘘！你听。

主角不明所以。

仇亚：咔哒，咔哒...这朵白色香雪兰，她在求救。

主角：啊...？

（仇亚不慌不忙地拿起水壶去浇水。）

仇亚：这几天比较干旱，她挣扎着没休息过。

主角：这朵花的干旱，你能听出来呀。

仇亚：我没那么厉害...也许只是我的担心吧。

（仇亚没有搭理他，只是认真地剪掉已经枯萎的枝叶。）

（主角默默坐下来看着，会心一笑）

仇亚：知道你怕疼啦。我会轻点的。

（主角看到仇亚不断挪动身子，膝盖马上要压住凌一。）

主角：喂喂仇亚！仇亚！

（仇亚还是很沉浸，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跪下来，而是站起身。）

仇亚：（反应了一会）刚才是你在叫我么？

主角：...没事啦，注意一下别压到人。

仇亚：哦哦...抱歉...

（有些慌乱，又差点不小心踢倒旁边的主角的水壶）啊啊对不起，呃...

（仇亚赶紧去另一边坐下）

凌一：嗯？

主角：...你还是继续睡下去比较好。

凌一：（低头）我就这么不顺眼。

高挽云：好啦，马上到岳城了。

待会我们就去买点物资。大概到明天午饭过后，会馆援助的DH-600直升机就到了，我们乘着它去北境山区。

凌一：新型号？云姐你怎么说服那帮人搞到的！

高挽云：嘘！天机不可泄漏。

（车上载满了欢声笑语。唯有主角没有笑。）

主角：云队，你刚才说的“会馆”...

我在想，既然存在会馆这样的机构来专门应对，恐怕恶灵的存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高挽云：我带你去就行。

主角：这地方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只是，也许我信得过你们，但我信不过他们。

仇亚：耀辉哥哥还是很警惕呀。

凌一：呃，那儿我可不想去。一想到有个糟老头子摸我脸，我就想踹他一脚。

不过你打不过他，你就逃不了。所以该去还得去哦？

高挽云：会馆是政府在背后扶持的组织。

虽然鱼龙混杂，既和部分民间宗教组织有所往来，还与军方和科研所有合作关系。

主角：科研所么？

（我妈也是科研所的）

高挽云：嗯。先说好，那边的人可不是很受待见。

主角：这是怎讲？那里不是有很多厉害的头脑...

凌一：诶诶，我说耀辉啊。

大部分会馆的人都是打手，也只了解这么多。

要是你还是信不过，我们只好把你捆过去了，小辉辉。

主角：...你还是睡觉去吧，站这腻歪。

凌一：诶呀，嫌弃上了！

主角：总之，看来我现在不去也得去喽。

高挽云：马上就到了。

你们俩，记得多带点特产。小方要求吃点好的。

主角：小方？

...我这辈子被起外号还没有这两天的多。

（大家笑得更大声）。

场十一：

耀辉：还是这里开阔。

（几人进城，展现城内的风光。蒙太奇：三个分镜（居住的民居、戏台、市场），都是大镜头）

（几个人在市场中一块吃关东煮，主角吃相比较滑稽）

（高挽云在一旁打电话：关于逸晨，我要的结果出来了吗？少拿这套敷衍我。）

（展现大家分道扬镳的场景）

（高冷女带他来到一个小巷子中，从一个破败的宾馆内坐电梯下来到地下）

（展现会馆内景象。游戏景象为：卷藏阁、灵枢堂、指挥部、天工阁、静心苑、佛堂，剧情景象为：进入后在大厅中见到了很多使用魂术狩猎恶灵的人。）

（二人遇到门童。）

门童摊开手，走到他们二人前欢迎。

门童：呦，让我看看是哪位英雄好汉登门拜访？

许久不见，云。这位是你的新人？（朝主角脑瓜弹响指）

主角：欸你...

门童：嗯...这邦的一声怪沉闷，想必定是有不少学问。

主角：...

高挽云：给他把佛像拆下来吧。

门童：欸，先不着急。你们远道而来，需要修整。

吾乃一介门童，虽只是门前迎客，也愿尽些微薄之力，为您做个会馆介绍。

本会馆分为“静心苑”“天工阁”“卷藏阁”等区域，旨在为各路好汉提供支援，共同抵御恶灵。

鉴于这位小生镇灵有功，我代表会馆允许你，随吾前往天工阁，了却心事。

这边请。

高挽云：嗯，去吧。

主角：那我手臂里的小佛像...

门童：你是说这个么？（从背后缓缓掏出小佛像）

主角：（他什么时候...我没察觉!）（摸了摸手臂）（真的不烫了。但是感觉体内的魂术...力量还在。）

主角：我得先说好，我是来找我妈妈的灵魂的下落的。什么镇压恶灵的事情，可与我没什么干系。

所以，别对我有什么期待...

门童：那你更应该跟我来了，如果依然心存疑虑的话。

（主角叹了口气，决绝地跟随前去。）

高挽云：（看到主角的背影，又一次想到逸晨。）

...又做噩梦了么。

场十二：

（画面一转，主角和门童在下降的电梯中）

主角看了看自己的手臂。

主角：像我这样被佛“选中”的人，多么？

门童不急着回答。主角也低下了头。

门童：你怕了？

主角：才没有。

门童：我当然给你摘除了佛像。不过，它毕竟在你身上留下了不可逆的损伤。

主角：...跟我想得也差不多。

主角：不对，你是在逗我吧？

门童：（微笑）我就说你脑袋瓜聪明。

主角：切。

门童：对于被佛选中的人来说，摘除了佛像也没什么影响。不过，要是有人并不适应这个嵌入身体的东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主角：...只要不是什么终身残疾就好。

（到达底部）下降了这么深，是矿洞么？

门童：不如你亲自进去看看。请。

（主角跟随门童推开了那个不起眼的门，映入眼帘的是台阶下的一尊大佛。这个大佛有两只手，但是在主角他们看来，大佛只露出了上半身和其中一只手，攥着佛珠。）

门童：你应该见过很多佛像，然而只有几尊是真正的圣佛。

古有三世大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如今，”现在佛“显化为三尊小佛，一为法身佛，二为报身佛，三为应身佛。

三身同契，普摄群机；慈云广被，慧日常明。

先前你手上的小佛便是法身佛。其与应身佛，和你们要找的报身佛，都由那现在佛显化。

而面前这位，便是可洞察未来的未来大佛。

主角：洞察未来...

门童：你捕获恶灵有功，这是给你的报酬。（门童拿出了一枚佛币）

这是佛币。

主角：佛币？（回想起场五中凌一说的“三枚佛币”的报酬）

（端详佛币）这玩意...没什么特别的呀。

门童：用一枚佛币，你就可以向未来佛询问一个问题。当然，佛只会回答你是或不是。

主角：你这是开玩笑吗？我信不过。

（门童笑而不语。他掏出一枚佛币，站在佛像前。）

门童：那我就来预测一个，只有你一个人清楚的事实吧。

若是佛祖有应，顺时针转动佛珠为“是”，逆时针转动佛珠为“否”。（门童将佛币放置在佛像前）

诚佛在上。请问，在我身边这位男孩的母亲将要被害时，这位男孩就在母亲旁侧么？

（佛手中的佛珠顺时针转动，同时佛币消散。）

门童：祂回答，是。

（主角很震惊。转而又很惭愧。）

门童：无妨。你能死里逃生，已是万幸。

想必你的心中，应该明白这个回答的分量。

或者，你还需要我多问几个只有你自己知道的问题么？

（主角有点恍惚）

主角：这...

（怎么可能？这样的话，眼前的大佛不就是预知未来的神明了么？

不不不，他大概率是在骗我。但是...还有多少离奇的事情是我没遇到的？

我是不是只能信一回...）

门童：您好？

主角：呃，我...

要是真能预测...能多给我些佛币么？

门童：不行。

（主角双手捧着佛币，一步一步走到佛像前，跪了下来。）

主角：（要真是这样，那就问能不能通过佛像复活我妈妈...

不，不行！要是直接问妈妈的灵魂，所知晓的东西就很少了。）

主角：...呼。

主角：诚佛在上...

在找寻那尊报身佛的过程中，是否能让我得知母亲攸言死亡的...全部真相？

（佛币散去，但是佛珠未动，一会后，佛珠崩开来，后又复原位。）

门童：佛的回答为，是也不是。

主角：是也不是...

（这样看来，跟着云队找那个小佛也能知道些东西，但不是所有...那另一部分真相呢？

难道说...会馆里还有秘密？）

门童：若是真的帮到你，便原路返回吧。我就不带你了。

门童：（攸言的娃呀...）（门童闪身消失）

（主角依然在发愣。）

主角：这样吗...

（主角望向佛）

主角：是也不是。你可真会吊我胃口。

‘是’的那部分，我要亲手抓住。

‘不是’的那部分，
(他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尘土。)
我也得亲自把它揪出来。

场十三：

(高挽云正在进行登记。在一旁，工作人员将那些恶灵回收装置其放在较为巨大的保险箱中)

工作人员：麻烦登记一下。稍后会把对应的酬金发放到你们小队的终端上。

高挽云：好。

(主角从一旁走过，刚好看见这一幕。主角回想起高挽云和他说要回收恶灵而不是干掉他们。他狐疑的眼神也被高冷女看到了。)

高挽云：出来挺快的嘛。你可以等我一会。

主角：啊...其实我更想在会馆里多转一转。咱们和仇亚他们会合，应该不着急吧？

高挽云：怎么，那个门童又安排你办事了？

主角：有没有！我也待会儿回去。

高挽云：嗯，忙你的吧。

(主角赶紧离开。过一会见高挽云不再看他，便跳上一辆运送这些恶灵盒子的车)

主角：恕我难以从命了。

(高挽云交接完以后，轻轻叹了口气。)

高挽云：...

工作人员：好的，这边交接完成，您可以...(发现高挽云已经不在了)欸，您好？

(高挽云拐过一个拐角，对着系统录入人脸识别，识别信息为高挽云。成功进入)

门童：来得这么急。

高挽云：(有点不冷静)不然我怎么能把话撂在你脸上呢？

门童：这里不是你发泄情绪的场所。

高挽云：(走上来)我看过不少会馆的档案，里面明确记载着很多未公布的事。

当人死后，灵魂会进入到地府被进行审判。

善良的灵魂将去往极乐世界，而罪恶的灵魂将成为困在地底的恶灵。

我们的工作，自然是收缴那些恶灵，这也没什么。直到我看见飞机上袭击我们的恶灵是我先前的队员逸晨的恶灵。

为什么呢？是他犯了什么罪，走了什么歪门邪道吗？

门童：我们不晓得其缘由。

高挽云：这不是借口。我作为他的队长还不了解他吗？

那个平时任劳任怨，受了伤一句话不吭的男孩，他的灵魂根本就不该是罪恶的！

你们一天前收到了他的灵魂，我就要求会馆进行调查了。依照会馆研究所的能力，早就该出结果了！

门童：抱歉，无可奉告。（门童刚要转身）

高挽云：好歹没结果也说一声啊？（用符咒将门童拖过来）还是说，当了九年一队队长的高挽云也没有任何权限么？

门童：这不是权限的事...

高挽云：那就不要让我进行无端的猜忌。不然，我也没有为会馆出力的必要了。

门童：高挽云！

门童：（轻轻取下高挽云的符咒）逸晨收缴恶灵已有数年，是当之无愧的烈士。我们没有任何手段将其变化为恶灵，这样对我们也没有好处。

当然，我代表会馆向你承认，在逸晨的灵魂上确实出现了一些迹象。具体事项作为机密，不可对外告知。

这里不是解决你个人恩怨的地方。你不会不知道，如果你放弃任务，把佛像拱手让给恶灵，会大幅增强恶灵的实力吧。

还是说，你真忘记，当时正是因为你护送佛像失误，让恶灵拿到手，间接害死了他？

高挽云：...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门童顿了顿，喝了口水。

门童：这次任务交给你们队，圆满完成，这是必须达成的命令。

你也不希望再做一回噩梦了。请回吧。

高挽云（略带绝望）：我本来就没剩下什么，他们就是我的家人！

...你知道的，我需要一个答案。

门童（背着身，叹了口气）：可惜的是，有些答案连未来佛也无法揭示。（走了）

（高挽云神情复杂）

（给个远的广角镜头。）

场十四：

鬼女：老板，这份酸甜孟婆汤要多少钱？

老板：十八万亿一碗。

鬼女：虽然已经是性价比很高的一家了...还是有点小贵。

鬼男（一边付钱）：我请客，你操心啥。我还没嫌贵呢。

鬼女：又不是担心你！只是担心最近物价涨的有点太快了。

这附近的店我经常逛，才两个月，涨价了差不多三分之一！本来我还想买那边的冰莲口红来着。

鬼男（拿过来店主的杯子）：这也没啥办法嘛。最近来到地府的灵魂多了不少，他们家人掏着几百万亿往这边送。

咱们都算好的，还能打工来赚一点。你看那边奈何桥下坐着的几个，恐怕还没等到审判，来不及被发配到天堂或地狱，就得因为没钱饿死在这。

鬼女：（吸一口汤）谁在活着的时候知道这些呀。要我说，活着的时候好好活，积点德行，来地府也就没啥遗憾了。

...挺好喝的。

鬼男（微笑）：你得信我的眼光。

（视角拉远。二人正好来到未来佛下半身的面前。）

鬼女：下一次”审判“差不多快到了吧，也该是你主持了。

鬼男：干嘛，巴不得赶紧让我结束假期去工作？别呀老妹！

鬼女：我还羡慕死你过去那么多的假期呢！不过这几天轮班轮不到我，那不得一边歇息一边看你手忙脚乱的？

鬼男：真有你的。往日里便是在这未来佛下举行，今日听说还有一个报身小佛一同聆听？

鬼女：管它什么佛呢，是个佛都能主持公道，反正不是我的活。

鬼男：你呀，少点幸灾乐祸！

鬼女：想让我闭嘴？那就再买一碗汤呗。快点嘛！

鬼男：自己买去！唉...

场十五：

（仇亚和凌一正站在旁边店铺的二楼上吃些小吃）

凌一：张大嘴，说“啊”...

仇亚尝试张嘴发声，有一点点“啊”，但是除了吐哈气的声音，他还是没办法说话。

凌一：不错不错！真的进步不少，这次可以发出一点声音了。

她顺势用牙签扎着一个小笼包放他嘴里。

仇亚：（微笑）还好啦...（使劲吞咽）

凌一：刚好咱们在岳城这里停留。你发不出声也有一段时间了，不去医院看看嗓子？

仇亚：不用了不用了。

凌一：小傻瓜，真不叫人省心。自己的病，你自己得重视呀。

仇亚：（低下头）呃...

（突然，大家渐渐听到了唢呐的声音。只见大街上有人抬着一尊佛（并非真正的佛，没有任何能力，只是一尊雕像）招摇过街。

欢喜的唢呐声和锣鼓声响彻云霄。路边的人们纷纷泼水、撒米。）

农民A：收成年年好，喜气日日添！父老乡亲们泼点水，许个愿！

农民B：快点，娃，来撒个麦子！

娃：哦，这样么？（将麦子撒出去）

农民B：对对对，多撒点！

凌一：呃...

是挺喜庆的。不过抬着这个佛像...多磕个头还不如多动点手。

走啦，仇亚。

（仇亚呆呆地望着大家的欢喜神情，似乎很陶醉。）

凌一：嗯？想多看会？

仇亚：凌一姐，现在正是春收的时候...他们今年好不容易丰收一次。

凌一：啊...这样呀。

仇亚：我认识的叔叔阿姨跟我说，这几年又是干旱又是蝗虫的，庄稼收成很不景气。

你看那位！那个红衣服的大婶，她家...好像是去年，家里的田被糟蹋了。她们还得挨饿，孩子都差点没保下来。

今年老天开眼，一年无病无灾，多好。

凌一：啊...我记得不是几年前都发布了农业机器人的新版本，说不定能缓解这种境况...

（仇亚只是笑着摇摇头。）

仇亚：岳城这一带都是坡度较大的丘陵，很难将机械化生产普及的。（一边说着，一边在手上长出一根麦子）但是这一带土地肥沃，很多父老乡亲都不想放弃。

（他沉默着，扔下去一根）

（麦子静静落下去，淹没在人群中）

凌一：

来来，给我多来几根！

仇亚：你也要来么？

凌一：多份麦子多份热闹嘛！就当是祝愿他们丰收...也祝你早日康复啦！（凌一抓起一把麦子。）

（他们把麦子撒出去，看着它飘落到佛像上。）

仇亚的手机响起。是高挽云向仇亚和凌一打电话。

高挽云：耀辉回去找你们了么？

仇亚：还没...我们约定的时间差不多就是现在吧。

高挽云：呼...我打不通他的电话。

（他最后和我说话的时候有点要搪塞的意思，难道说，他从佛像嘴里问出来了...那里？）

这样，他的事我办了，你们买好物资就行。

凌一：还得是云队！哎，反正那小崽子跑不远。

高挽云：他还是劫匪...但愿别出什么岔子了。

场十六：

（主角趁着别人倾倒货物的时候钻了出来。他在一栋大楼内部（门禁内）。）

耀辉：算是回归老本行了。

（耀辉先对一个刚出来的研究员下手，夺取他的衣服。）

耀辉：（用胶带和一些铅笔粉未来收集指纹）我倒要看看，你们会给出什么惊喜。

（耀辉假扮成的研究人员上楼，来到办公楼。他看见一个研究员刚从办公区域出来，便顺手摸走了他的门禁卡。那个研究员察觉到不对劲，希望回去拿东西，发现自己门禁卡没了。耀辉察觉到这一点，怕他起疑心，于是耀辉把门禁扔在地上，说这是研究员掉落的，并还给了他卡（这个实际不是门禁，耀辉只是还了卡套，里面夹的是别的证件）。他就拿着真的门禁进去了。等所有人走后，他尝试摸索一些办公桌上的文件。这时一个女研究员进来，看到了。）

研究员：您好，您在这里做什么？

耀辉：怎么，打扰到您了？

研究员：不好意思，但这里应该不是您的位置？

耀辉：（得装得稍微自然一点...）

他有件u盘没拿，要我帮他捎回去。

怎么，你也没必要多管闲事吧。

研究员：这里是我的位置。

你是哪个部门的人？我可不会惯着你！

耀辉：（这下不好...）

抱歉，女士。

耀辉用风吹动纸张，贴着她的脸，之后迅速离开。研究员随后报警。

女研究员详细说明了耀辉的羊毛。

自己的身份暴露，随之而来的是在监控下躲避警卫。最后到了拐角，用空气服隐身。

（他的空气隐身快用完了，身后的门需要指纹解锁。主角用研究员的指纹，但是没有成功解锁。警卫也追查到这里，他有些慌张，不小心按到了门的指纹，打开身后的门。

主角：我的指纹能打开...？怎么可能...）

主角顺着黑色小道**向前摸索，见到幽暗的光。**

主角找到了一本实验报告，内容是：

1.佛像主动选定个体融合成功率极低，仅有%0.04；但发现当恶灵通过人的伤口进入人体，使用佛像结合会更加容易；即便如此，成功率依然低至1.2%

失败者可能面临机体巨大损伤，甚至落下终身残疾。（主角一开始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嘛）

主角看到报告人是攸言，很震惊。）

主角：这...难道是我妈妈？是重名，是重名！但是...我妈的名字很不常见...

妈妈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不会！

（他像抓住救命稻草般四处翻找，打翻了笔筒。照片露出——那是母亲在实验室旁与童年他的合影，她穿着白大褂，笑容灿烂。）

主角：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妈...你...你到底是谁...！

面前是一条“生产线”。

这是一条无人自动生产线，会馆把送来的恶灵分成不同的类型，根据每个受试者的体质选定不同类型的恶灵尝试结合”应身佛像“灌输。

有一位失败的人很痛苦，似乎已经失去意识。

（他又一次听见了生产线上痛苦的喊声，狠命拍打着玻璃）停下，停下！

主角：应该有什么按钮或者拉杆...这里这个！开不开！丫的！

（主角拿着旁边的椅子试图砸开，发现不行。主角用拳头砸，终于在动用能力后用汇聚空气的拳头砸开，拉下拉杆）

（生产线停止运作。主角瘫坐在地上。）

（他听到有脚步声赶来，伴随着说话声：“是谁擅自关闭的系统？”“警卫队，进入控制室排查”。）

主角：魂术...用不了，太累了。

主角躺倒在地上。

主角：妈...怎么会...

（突然，高挽云（实际上是门童变的）将主角拉入通风管道，对他比划“嘘”的手势。

二人躲过了警卫的侦察。警卫：这里有人来过，查监控去！

门童将主角拉出通风管道，来到户外。

主角：云队...

门童（扮成的高挽云）：真是胡来。

主角：你...你们总该告诉我点什么吧...

高挽云，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我妈在主导这个实验，但是一直瞒着我？

所以前几天，你们才接到任务，取回小佛像的同时要救我妈？

门童（扮成的高挽云）：至少，他们并不知道这些。

主角：难道不是这样才说得通么？...你说“他们”...

（门童从高挽云的模样变成了原本的模样）

门童：无知者无罪。你小队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

以及，无论你怎么评价你母亲，在我眼里，攸言依然是位伟大的人。

主角：你...!那我妈，她做这些...

门童：也许你会以为，正是因为你母亲选择为会馆效力，你才必然会和这一切——佛、恶灵、魂术扯上关系。

然而，每个人的命数，自一开始便已经注定了。

欢迎来到这个令人窒息的世界，孩子。

（高挽云此时踩着符咒刚刚赶到，看着眼前这一幕，也不好说什么）

门童看了一眼高挽云。

门童：这件事，我就不再追究你们的责任了。

再会。（说完，隐身走了。）

（高挽云看了看旁边的主角，顿了顿。）

高挽云：...我们回去吧。

主角：（目光呆滞）哦。（一步一步拖回去）

高挽云叹口气，跟了上去。

场十七：

凌一：啊...找不到呀...

仇亚，你确定新出的猪肉罐头在这家店么？

仇亚：我记得...应该在这个货架上...吧。

凌一（无奈）：哎，事到如今我只能相信你的记性了不是么。老板，这家店有猪肉罐头么？

老人（商店老板）：肉罐头呀...我们这刚进货，还没上架呢。

等我下去给你们拿些哈！

凌一：多谢啦老板！

仇亚（看到有恶灵携带佛像，脸色突然严肃）：（佛像！）

凌一姐。

凌一（也严肃起来）：知道。

（二人摆出准备战斗的态势，穿过一些人向着货架深处摸索。）

（他们进入到一间黑黝黝的房间里，凌一用火照明。她成功用火绳拿到佛像，但是一看不对劲。）

仇亚：凌一，凌一！

（发现没有回应。）

（仇亚看到前面的地板有个大窟窿，跳了下去。看到凌一被掀回来。面前出现一个红衣女鬼。）

红衣女鬼大声斥责：你们...你们来干什么！

凌一：有两下子。

（仇亚准备上前交手。）

凌一：小心她的线！

（话没说完，那些遍布的红线就被红衣女鬼操控，缠住仇亚。）

凌一尝试用火烧，但是发现烧不完；烧掉的地方会被红线快速填补上。

凌一只好操纵火焰去攻击红衣女鬼，迫使其放下仇亚。）

仇亚想到目的是夺取报身佛，真打不过也不宜恋战，于是用藤蔓拿取佛像，叫上凌一准备走。他发觉手感不对，意识到这个不是报身佛，而是普通的佛像。女鬼迅速击倒他们。

红衣女鬼：弟弟！你别哭了！...你哪里受伤了么？

仇亚：弟弟...？（闪回一个姐姐站在麦田里的画面）

（趁此时机，女鬼捆住仇亚，顺手捆住凌一。二人挣扎无果，即将被捆入陵墓。关键时刻高挽云和主角赶到，出手救下了他。）

主角：仇亚！你没事吧。

你！

高挽云：...

（主角面色凝重，一步一步走向红衣女鬼，并且用出了空气爆破拳。红衣女鬼用丝线偷袭，主角差点被攻击到，被高冷女挡下。）

（在二阶段的作战期间，高挽云操纵符咒挡下多重攻击；红衣女鬼的佛像掉落）

红衣女鬼：啊啊啊！

主角：即便是恶强大的恶灵，也还是畏惧佛么。

（主角拿着佛。）

主角：甚至只是个配饰，不是真佛。

红衣女鬼：放过他！不要动我弟弟！

高挽云：就是现在！

（凌一和主角上前补刀，把红衣女鬼打残。但与此同时，红衣女鬼用丝线缠绕住法身佛，融合到体内，变得更狂暴，丝线瞬间缠住了所有人。假佛像掉到一边的洞里。）

（这时，女鬼正巧看见商店店主下来。）

老人：欸，可算找到你们了！我这里进了几箱肉罐头，可算是找到了！

嗯，这是？我地下室好像没有这玩意啊（看到佛像）

（女鬼一步步向他逼近，当然作为普通人的老人根本看不到她。）

主角：他看不见那个鬼吗？

高挽云：没魂术的人看不到。我们得尽快挣脱！

（但是老人看到地板突然开始碎裂，慌忙向后爬，还把佛像扔了出去，被耀辉接住。其他人合力把女鬼打伤。）

女鬼：你们...

高挽云此时才发现，这里是地下的陵墓。

高挽云：都是古时皇帝的墓呀。这个女鬼恐怕是许久之前，和亲弟弟分离，被拉来陪葬的妃嫔，才落得此处吧。

凌一：也是个命苦的。（准备用小盒子将鬼收归）

（主角将凌一的手按下来。他走过来，看着面前的鬼的悲惨的样子。）

主角什么话都没说。

（主角开始狠命用空气爆裂拳捶打她，让这个鬼被撕裂殆尽）

凌一：给我停下，停！

她已经够痛苦了。

（主角神情复杂，带着半悲伤半怒火）

主角（缓慢地）：难道说，我们要对这个快把仇亚和你拖入棺材的恶灵放走？

还是说把它送到会馆，去激发那些受试者的魂术，一旦失败让他们落个终身残疾根本无所谓？！

凌一！还有你们！你们明明就是看着恶灵屠戮生灵、目睹着那些实验失败的人的痛苦过来的，不明白吗？

凌一：少在那里居高临下地教训我！

那些恶灵我知道。我亲眼看着我最好的伙伴被恶灵撕得粉碎...血肉挂在墙上把我恶心吐了！我恨不得把他们千刀万剐！

但是这个女孩，她早就死了。

她的心，死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主角：我只是要我妈给我一个说法。

凌一：...（低下头）

（高挽云在一旁背着他们点起了烟，仇亚查看老爷爷的情况）

仇亚：大家！能摇一辆车么？

老爷爷情况不太好，需要送到医院！

（转场到场十八）

场十八：（day3，晚）

（医生和护士们推着老人的担架车飞奔而过。给一个老人正脸的镜头：老人昏迷不醒。）

（护士给他扎针，仇亚在一旁帮助挂上输液瓶）

主角在办理老人的住院手续，高挽云和医生交谈，凌一坐在病房内，在拔自己伤口上的木屑碎片。

凌一：要笑，要笑！嘶...（使劲拔出碎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仇亚，来个小家伙呗！哦，在这里呀。

仇亚的三个小树精灵（每一个大概和一个小灌汤包一样大）站在旁边的扶手上，它们围上来治疗好了凌一的伤口。

凌一：谢啦，你的小团子真可靠。它们叫什么名字来着...红薯？

仇亚：是麻薯啦...这个小胖墩是布丁，还有瘦高的这个...糖豆！你别跑远了。

凌一：红薯、布丁、糖豆，还有你自己的那个豆苗！哎，馋的我肚子饿了。

仇亚：这可不能吃！

（仇亚笑得很可爱，随后也抚摸起他的小精灵。每个精灵性格不同。）

仇亚：诶麻薯！你别再欺负布丁了。

（凌一微笑，但是随后望见病房外的方耀辉，又很快神情复杂。）

（高挽云轻轻推开病房的门。）

高挽云：医生说 he 没什么大碍，只是晕倒了。待会等检查报告出来，我们就能走了。

累了的话稍微歇会吧。

（之后又合上门走出来。）

（主角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正对着病房门），高挽云刚合上门。镜头中，左边是门，前方是阳台的栏杆，右侧是长椅）

（高挽云看了一眼主角，叹了口气。主角瞄了一眼，随后眼神又低落下来。）

主角：云队...你不恨恶灵么？

高挽云：...大概很厌恶吧。

（高挽云趴在阳台的栏杆上，点了根烟。昏暗的灯光下，二人没什么言语。）

主角：我只是在想，假如，假如呀...

（镜头给到病房内的凌一、仇亚和老人）妈妈没有被恶灵杀害，而是如往常一般做做研究，时不时和我一起去公园，就这样到了八九十岁。

（镜头变为主角母亲躺在病床上，无人陪伴）她躺在病床上，望着白花花的天花板，会想些什么呢。

高挽云：她应该很幸福的。因为她有一个在临终前还惦记着她的儿子呢。

也许那个时候，你们俩已经多年未曾碰面。甚至，你只需要打个电话，发个你小时候的视频，（笑）都够让她痴痴地享受了。

主角：这样么...

我...有些事我真的不敢想。

我妈坐在控制台前，看着一张张扭曲的面孔被带走，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被带进来。就这样坐在实验室里，从来没和我说过一声。

为什么是她？为什么偏偏得是她？

为什么，五十多岁了像个心事重重的小姑娘一样，什么都不说。

...她就是想让我去科研院。但是看看她主导的这实验！

高挽云：就让她任性一回吧。

毕竟是你妈嘛，隐瞒便是最廉价的手段了。

主角：也是最昂贵的手段。

我以前总觉得，她所有的决定都是为了控制我。

不过，她把我隔绝在她的世界之外，可能……是她能想到的，最笨的保护我的方法了。

（凌一推开门）

凌一：云姐，他醒来了。

老人：谢谢你们啊，这可教我说啥好呢！

我这条命，多亏你们捡回来了。等我出院了，给你们拿点家乡种的玉米尝尝！

那，那钱的事...

高挽云：您不是给我们卖了一些罐头嘛！就算是我们买单怎么样。

老人：诶！多谢多谢，但是这不够数吧！

高挽云：您这也不是什么要紧的病，就是晕过去了，最多就是住院的费用。

钱我们帮您付过了。听护士的话，过几天就能出院了。

没什么问题我们就走了。

老人：诶！那个！

谢谢你们救命之恩...我还有些，呃，请求！

我听说呀，说是有什么东西可以预知未来的！你们有听说过么？

（主角团集体沉默）

老人：我这把老骨头呀，这辈子没啥愿望，就想看看家里的田到了明年收成咋样。

之前大家都没怎么丰收，现在这粮食价格老高啦！一斤米都得八九块钱，还不如自家种的米好吃！

我也没啥别的盼望，今年搁外面卖这些杂货，都不知道老三老五他们怎么种的地！就他们俩，我放不下心呀！

咱就是说，要是有什么知晓未来的方法...

高挽云：抱歉，没有这样的方法。

凌一：（小声，质疑地看了一眼）云姐？

（主角看了高挽云一眼，也只能默不作声）

高挽云：可能也就乡下里互相传的话，十有八九不是真的。

老人：啊，但是...

高挽云：真要有这种事，那不就可以不劳而获了嘛。走了啊。

（主角和凌一也跟着走出门，剩下仇亚留在房内）

老人：诶这个娃，你知道点啥不...

我真没啥别的心思，做了一辈子老实人，也不是去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要是说有什么风水大师预测了一下，这块地种不好，我跟自家几个商量换个地去种，来年也不会饿着。

仇亚：啊...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会留意一下的！现在...现在我有点急事...

凌一（站在门外对仇亚说）：仇亚。

仇亚：啊，来了。

老人：谢谢你啊娃！哪天再见面来吃点我种的水果啊！

（仇亚轻轻关上门）

场十九：

政要敲了敲实验室的门，带着两个保镖进来。

门童：哎呦，什么风把政府的人吹过来了。这位西装革履，也是个新面孔。

政要：老林，长话短说。

你们的实验报告我们已经阅读过了。

通过观测灵魂的波，可以揭露出受试者逸晨每次使用魂术的时间...

门童：是每次魂术在其体内发生反应的时间。

我们发现，有一段波动很大的灵魂波的波形与其它地方都不相同，而这里正好对应着他的死亡时间...之后一两天左右。

政要：也就是说，逸晨在死后变为恶灵，但是迅速掌握了这一种与生前不同的魂术？

门童：并不是。（一边走一边说）我们观测了其它恶灵，发现这同一段波形不约而同地出现在灵魂原主人死后的一段时间内。

说是迅速掌握有些过于巧合...不如说是被赐予的。

政要：自己的身体内激发的这种魂术不属于自己么？

门童：看后面这些图表，有些受试的恶灵生前就是普通人，没有接触过佛像，但是死后依然会激发这一段魂术。

这表明，可能有人将他们从普通的灵魂转化成恶灵...能办到的，（沉下脸）恐怕只有“阎王”一个人了。

政要：嗯，看来也是终于有成果了。

门童：...有什么问题么？

政要：您不是不知道现在的形势。最近两年，在很多地区发现不少实力远高于寻常的恶灵，侵扰百姓，民不聊生。

而你们现在才发现“阎王”的有关线索，是不是有些慢了？

门童：这叫按部就班，有条不紊。

如果您是来这里发牢骚的，那还不如对着家里的狗发火。

政要：这不是在过家家，林先生。

国会已经在讨论削减会馆的特别预算了。不少人认为，花费巨资供养一个效率低下、脱离监管的组织，不如组建政府管理下的恶灵应对总局。

你们会馆的研究进度，让我们很难为您辩护。

门童：（轻笑）知道知道。反正你们也没有合适的人把我换掉嘛。

让我想想你们布置的任务。要尽快夺回另外的那个报身佛，培育更多有魂术的人，还有...

政要：还有过去佛的位置。这些，你们可是一个都没有完成。

门童：...

是谁给你的底气威胁我？

（掏出早就从政要那里神鬼不觉地偷过来的监听器）是这个吗？

政要：（我的监听器！他什么时候拿走的！）

政要旁边的保安把手按在枪上。

门童：（对着监听器）那边的，你们好歹派点懂得尊敬老人的货色过来。下不为例。

（捏碎监听器）

政要：你！

门童：回去陪你一个就是了。

政要：你们会长呢？我要跟他谈。

门童：哦？

政要：你们的会长很神秘。没人知道他的任何情况——至今我们的情报部门都没有查出有关他的任何信息。

门童：那不就说明会长被我们保护得很好嘛。

（把玩着监听器的碎片。）说不定，这个会长是一个陌生人、一位上级...

或者，（顿了一顿，看向政要）一个我手下的队员呢。

（立刻转到场二十。）

场二十：（day4，午）

（紧接着上一场戏中，门童说会长可能是其手下的队员。仇亚打了个喷嚏）

仇亚：啊嚏！（赶紧用纸捂住嘴）

主角（坐在一旁，笑）：怎么，一提到会长你就打喷嚏，难道你真就是呀？

仇亚：有点小感冒...阿嚏！

主角：我还好奇这会长是什么来头呢。问了一圈，你们都不知道。

仇亚：感觉...那位带你去见未来佛的老爷爷应该是会长吧。

虽然他自称门童，不过会馆大大小小的事情全是他打理的。

主角：也许吧。他没凌一说的那么

仇亚：话说，凌一姐和挽云姐...她俩不是去理发了？

主角：也是，这都快半个时辰了，确定不是在烫染么。

（高挽云正在给凌一剪短头发。给几个剪头发的镜头，之后导入cg。）

高挽云：挺羡慕你的长发的。不可惜么？

凌一：昨天跟那女孩打，不小心烧糊了些。我好不容易留的长发呀~

高挽云：剪短点也好。看得出来你早就不想保养了吧。

凌一：倒也是哈。

（高挽云剪完头发。过一会，高挽云看着凌一在镜子里的脸，看了一会后开始感到有些头晕，联想到了已经逝去的孩子（间隔展现三个镜头：逸晨的笑脸、逸晨的害怕脸、逸晨将要死亡时的倾诉脸，似乎是在谴责高挽云）高挽云有些痛苦地单手捂住脸，大喘气。）

凌一：云姐？

...又是这个症状。又来。

高挽云：我没事...我没事。

凌一：（叹口气）放轻松云姐。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死去的逸晨回不来的，这是你说的。

高挽云：（深吸一口气，看起来像是好转，笑了一下）我没事。（她似是无心地拿起理发台上的剪刀，想把剪刀刺向自己的手腕。）

凌一：别紧张，好嘛？放松，放松...松开手，把剪刀放在你面前的桌上吧。

高挽云：我没事，我没事的。（最终，她即将把剪刀放在桌子上时，凌一顺势拿过剪刀，扔到远处。）

（凌一松了一口气：呼）

（高挽云看到凌一，又想到逸晨的恐怖脸。）

（突然她给枪上膛，对准自己脑壳就是一枪。）

凌一：喂！

（只见子弹停在半空中，被符咒包裹住，阻止了子弹射向脑壳。高挽云一边喘气，一边心满意足地放下枪。）

高挽云：这样就没什么压力了。

（凌一过来将高挽云手中的枪拍到一边。）

凌一：你他妈的别吓唬我啊！

（她喘了口气，直起身子，又说）

凌一：逸晨他早就不在了。都五年还是六年了。你你你，你又看到什么东西记起他了。

高挽云（瘫坐在椅子上）：你说啊，我要是有仇家的记性，早就把逸晨忘掉了。偏偏是我指派他，我...
...我刚才大概是失态了。抱歉。

凌一：用这种方式惩罚自己，好让自己觉得不配得到他的原谅吗？！

...

现在，咱们一起往外走，这事就没发生过。好嘛。

（凌一把高挽云从座位上拉起来，驮着高挽云的胳膊）

高挽云：...凌一。

凌一：别说了。

高挽云：我，我不是要救下他。我...我没救下他。

我更害怕看到你到了那一天...

凌一：叫你别说了！

...够了。

虽然我入队晚，没见过他，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哪一点和他相似，让你回想起来。

我只知道。他死了只有一种可能。

...他命不好。那不是你的问题。

答应我，好好活着。

高挽云：...

（此时，主角和仇亚敲了敲门。）

主角：还没好吗？来吃点东西，会馆的直升机马上就到了。

凌一：走吧。

场二十一：

（高挽云开着直升机。仇亚在摆弄他的花。）

凌一：（背朝天把身体埋进沙发里，双臂抱着一个枕头）芜湖！好舒服啊~这就是新型直升机的内饰嘛。

我要睡！觉！（使劲蹭）

主角：干完这一票有你好睡的。（低头看着手中的法身佛）

它有感应，我们离那个报身佛更近了。云队，减速吧。

高挽云（对着终端那边的门童）：已经在准备降落了。不过嘛，好事总是无独有偶。

我刚才让门童替我向佛问了问，这次任务是否会有与该任务有关的人员死亡，他说不会。

凌一：真假？！那这不成公款旅游了？

高挽云：（微笑，松了口气）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地府内很有可能会见到那个“阎王”。

主角：听起来这“阎王”的名字像是世人给他取的？

他什么来头，半人半鬼的。

高挽云：很难说。

他除非是有要事，否则绝不轻易出手。至今，会馆对他的记载也只有近几十年才有，他的能力也都不知晓。

主角：...（严肃）

凌一：怕什么。就算他真的能力高强，我们还有免死金牌呢！

你们别这么严肃嘛。哎，既然是最后一次任务了，咱们是不是该有个口号什么的？电影里都这么演！

主角：没记错的话，咱们是”送终小队“...这名字，编什么口号听起来都像诅咒啊。

仇亚：当初起这个名字，就是想着要把恶灵送终的。不过现在看是有点...

凌一：哎没事，我想想哈...”送终小队，如云再临“！

主角：一边去，尬得没边了。

送终送终，倒不如说呀，“送君一程，终见黎明”。

高挽云：听着不错。不过这一定要喊出来么...

凌一：“送君一程，终见黎明”！还挺合适的。

仇亚：（笑）有点尴尬呀...

高挽云：送君一程...我还是算了吧。

（众人沉浸在欢声笑语中）

场二十二：（day4，晚）

（地府中。一道门突然被拉开，拉开门的是场十四的鬼男（拿着黑白无常的东西），里面是刚到的、还未被审判的灵魂）

鬼男：都醒醒咯！醒醒嘞！（敲着锣）（许多灵魂看向门这边，给一个主角母亲醒来的特写镜头）

首先呢，欢迎来到地府。你们已经来到阴间，节哀顺便。

今儿大家要过来参加一个绝对公平、高效的考核——“审判”。

诶俗话说得好呀，佛前算总账，功过自分明。大家排成一队，随我一起面见佛祖！

生前功过，任你百般言说；死后是非，唯佛一人定夺。

（鬼男带着数量众多的灵魂沿着街道走。期间，不断有鬼魂加入他们。）

（在某个角落，可以见到主角团四个人躲起来。）

主角：我们是撞了恶灵的老巢了？

高挽云：恐怕不是恶灵，但是这么庞大的数量...现在贸然出去也不是什么好选择。

凌一：刚才可真是惊险...谁能知道这北境山区的山洞里别有洞天？一脚踩空就到这了。

仇亚：耀辉，你应该...

主角：嗯，法身佛在这里的感应很强烈，恐怕和那个报身佛离不了多远。

仇亚：不是不是。呃，你应该，有很多话想对你妈妈说吧。

主角：（愣了一下）要是真能复活，我巴不得狠狠打我妈的手心呢！

叫她小时候把我屁股打得通红，可得给我个还手的机会...

仇亚：嗯，我会支持你的。

诶，你们也在！

麻薯&布丁&糖豆&豆苗：呜哇！（四个人有先后顺序）

凌一：要是我也能养一窝这些小家伙，也不至于孤寡终老喽。羡慕死你！

（只见大多数灵魂围在一个广场上，中央是一个小展示台，两边分别有一扇门，左天堂右地狱。主角团四个人都向着这边看去。）

（灵魂到了广场前，被看不见的力量硬生生地拽到不同的门内。）

凌一：看那个！（四人都看到，广场中央分明就是那尊报身佛）

高挽云：别急着去拿！不然恐怕要以少敌多了。

耀辉，听见了么？

（方耀辉只是紧张地向前看，他一眼认出了母亲的灵魂）

主角：妈...

（攸言的灵魂不像其他灵魂那样麻木，而是在被拽向地狱的门时，奋力回头，目光似乎在徒劳地寻找着什么。）

主角：妈！（不顾劝阻冲了过去）

高挽云：回来！

（主角穿过熙熙攘攘的灵魂，跟着妈妈一起进到了地狱门内）

此时，高挽云注意到报身佛在被主角的法身佛吸引，也在前往地狱门，便连忙用符咒拉住报身佛。但是拉力太小，高挽云反倒是自己被报身佛拉着往前走。

高挽云：我去保住佛像！凌一，你们俩待在外面，一会会合——（说罢被吸入地狱门内）

凌一：喂！你们！

切，他俩终端没信号！

只能祈祷他俩现在没事了。

我说，仇亚，你也不吱一声。

你能不能用你的小家伙们...

仇亚？

你人呢？

（对着终端）仇亚，收到请回答！

收到请回答！喂！

（凌一环顾四周，发现仇亚不在）

你...

（凌一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

旁白：滴答，滴答。

（凌一缓缓回头。只见仇亚的一只断掉的手臂（左手）悬在二楼，血液缓缓流出，滴落到凌一旁边的地板上。）

（展现高挽云受到的环境的压迫）

（展现主角一直不断寻找妈妈的阻力）

鬼男：（打个哈欠）哎，赶紧主持完就走了，待会还要开会...

凌一：喂，怎么去二楼那边，指个路。

鬼男：呃...你是阳间的人？

凌一（用魂术产生的火球威胁）：三！二！

鬼男：那边...从拐角那边的楼梯上去然后左转右转直走左转！

凌一：给我带路！

鬼男：我待会还要开个会...

凌一：（盯，手中的火焰化作一把火焰匕首抵在靠近鬼男脖子的地方）

鬼男：饶命啊！

场二十三：

（视角转到主角这边。攸言的灵魂移动得较为迟缓，但是它完全没有理会后面主角的叫喊。主角紧赶慢赶地跟上，看着攸言向着一个寺庙走去）

主角：等等我！

（攸言向着寺庙缓慢移动，主角也放慢了脚步，靠近她。攸言进入了寺庙，主角叹了口气，也跟着进。寺庙中央是一尊佛，）

主角：（这里...好像我家呀。）

（扒着门）妈...

我们走吧。

（攸言的灵魂没有理会。（事实上她确实听不到））

主角：她听不到么？

（只见攸言灵魂扑通地跪倒在佛像前）

攸言：佛啊...您还记得吗？

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我曾拜见过未来佛，预言到...当他二十岁，到了我见到恶灵的那一天，是逃不过死亡的纠缠的。

主角：这...

所以那天，你早知道你会死？

攸言：可我放不下的，是当时祂给我的第二个预言...

...我的孩子，我尚未出生的孩子，他将不得好死，注定“非自然死亡”。

主角：（震惊）什么...？

攸言：这是诅咒么，还是说，我们本就应该去习惯这些...习惯在您的指导下生活？

您知道吗？这不应该！

除非...除非他足够优秀，能进入会馆去研究鬼魂、恶灵和你！

才能改变他的命运吧。

主角：这...您让我考进研究所是为了这些。但是我真的学不明白。

我没那种资格啊。

攸言：我的孩子他不应该！！

他不应该在哪天被恶灵撕扯得一干二净，他不应该在我面前消失，他不应该哪天突然因为一些离奇的故事暴尸荒野！

他生来不值得被你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践踏呀。

主角：...

攸言：于是我逼他，怨他...看着他从脑机中脱离时的疲惫……我心里居然有一丝可耻的安心。

他恨我没关系，只要他能……打破他自己的诅咒，寿终正寝。

我研究了一辈子的科学，用来去观测那最不科学的“灵魂”和“命运”，很少有收获...但是很多领域都有进展的！

耀辉他学了很多，走了很远...再给点时间吧，再给点时间给下一代！

主角：妈！

...我没那个能力去看懂歪歪绕绕的公式，去对着没有感情的文字投入精力！我办不到！

我只是想着，哪一天考的好了，你就满意地陪在我身边了啊。

意外死亡又怎么了，就非得要寿终正寝吗...

就因为这个，我小时候感受到的全是那学习机器里的电流，而不是你的脸呀！

佛都说是这样了，还做这些徒劳的事情干什么，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不行吗...！

（主角尝试去摸妈妈，发现自己的手穿过了妈妈的身体，无法再摸到她）

攸言：以至于，到了我生命的最后，我只好卑微地恳求我一生的宿敌，对着那不开口的佛像一拜再拜。

我只是相信，科学能够战胜玄学，至少我的儿子他必须能！（攸言的灵魂开始逐渐变成恶灵）

主角：妈！

攸言：（面无表情地叹息）佛呀...（彻底变为恶灵，爬入深渊。）

（主角跪在一旁）

场二十四：

（只见仇亚已经满身是伤，在用藤蔓捆住自己的断臂部分止血。仇亚面前是阎王。周围的环境中全是虎视眈眈的恶灵。）

阎王：（阎王径直走向仇亚。）站起来。这不是你的全部实力。

没断掉的胳膊，居然已经没力气抬起来了么？

（仇亚艰难站起，但是已经很难战斗。）

阎王：（不理睬凌一）你比六年前差远了。

我所要追寻的，乃是能随我一起探求的、优秀的人或者灵魂。

你们自行前来，我自然要审视一番。

（看向仇亚）至少，你要在这里留下你体内的，那个灵魂。

（凌一赶到，立刻冲上前去要对阎王使用魂术，但是阎王迅速将其打倒。）

凌一：什么怪物...

（看着阎王向着仇亚走去）

凌一：喂！你有本事冲我来呀！

阎王：正好你们到了这里，也提醒我，是时候召集新的人手了。

以及，你的记性一向不好。我恐怕需要指明你死得其所的原因——

六年前，你已经死过了。

凌一： ...

（...什么叫死过了！）

扯淡！什么叫死过了！

阎王：记得六年前，死亡后的你作为我的第一个受试人员，那鲜活的肉体值得我用最好的恶灵和你融合，打造出真正优秀的部下。

但是过程出了差错，恶灵进入到你的身体，反倒是赋予你第二次生命，不是吗？（实验需要副剧情解释）

凌一：仇亚。他说的...是真的？

（仇亚痛苦地闭上了眼睛，默认了）

这么说，难道...逸晨的灵魂也是因为阎王才被改造成恶灵的！

仇亚：（对阎王）我...不会死...

阎王：不会死？

原来如此。

你们应该是问过了佛，认为自己今天命大才来挑战我的吧。

看来，我也杀不了你们了。

本想试试能否把你体内那恶灵重新激发出来。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

那你们也别想笑着离开。

（通过阎王的攻击转场）

（另一边，高挽云在黑漆漆的环境中摸索）

高挽云：那两个小佛都在不远处。（看到两个佛像端正地立在远处）在那里！

（高挽云正准备前去。，突然被脚底下的东西绊了一下。她蹲下来查看，发现是一具扭曲的干尸（之前七队队长和两个队员，被云姐认出来。）

高挽云：七队的尸体。难道真是阎王...

（高挽云顺着尸体看过去，发现一具、两具...成千上万的干尸。它们汇聚在一起，凝聚成一个会移动的尸佛（六条手臂），而两个佛像正端坐在它的两个手掌心中。）

高挽云：这尊尸佛，是两个小佛聚在一起的缘故么？

凌一，仇亚，还有耀辉...你们一定要没事啊！

它...在向前爬！（用符咒鞭打）拦不住！

（打开终端）

高挽云：喂！能听到吗？

我这边，看到了一群干尸构成的尸佛。

它准备爬出地狱！我暂时阻止不了它！

喂...凌一，收到请回答！

凌一！

...（高挽云很震惊，怀疑凌一也失联）

（受重伤的凌一坐在一旁，终端在一旁的地上。无法发声。）

阎王：（阎王碾碎了终端）看来那两个佛像我也不用心去找寻了，它们应当就在尸佛周围。

那就欢迎一下吧。

（阎王拉开一个通向地狱的大洞，这边有阎王、仇亚、凌一三个人，那一头是高挽云和尸佛；高挽云认出了小队的三个人和阎王。）

高挽云：阎王！...喂仇亚，你的手臂！

阎王：还有一位。

（另一边，又开了一个洞，连接着主角那边）

主角：这...你们这是...

(一个镜头展现传送门连接的两个世界（地府和地狱）的三个不同位置。左侧是黑暗的大洞，右侧是有些亮堂的小洞，中间偏右靠上是阎王，画面偏下部分是凌一和仇亚)

阎王（具有观察灵魂预知死期的能力）：人都到齐了。让我观察一下你们的灵魂吧。

...有趣。

主角：他就是“阎王”！

高挽云：（奋力用符咒拖住尸佛，无暇顾及其它）

阎王：只是阅读你们的灵魂，就能察觉出千姿百态。

你们当中，有人向未来佛推算过自己的死期吧。

主角：这...有这种能力？

也是，要是向未来佛提问，如果佛币充足的情况下，也可以预测死期。

但是什么叫我们当中有人...

阎王：是三天后。对吗，那个红头发的女孩？

（高挽云、主角、仇亚都看向凌一）

凌一：（愣了一会）是又如何？早在我死之前就可以把你做掉。

阎王：哦，看看可悲的我们！面对佛那无聊的猜测，不敢提出半点异议。

在佛面前尚且如此，还想扼杀我？差了几辈子。

（主角跳下来，缓缓走到仇亚面前，手里在搓一个空气炸弹）

（阎王让恶灵将佛像拿过来）

阎王：我想要的已经到手。

就让这尊尸佛陪你们玩一玩吧。（将两个小佛别在腰间准备走。）

主角：休想！

（主角突然跳起来，近身后从下方要用空气拳给阎王一击。阎王随手一挥就用恶灵将其扑倒在地上。在此刻，主角要偷走两个佛像之一，但是阎王发现，一记手刀就将主角的胳膊打折。主角倒在地上。）

阎王：花里胡哨。

主角：还没结束呢！

耀辉立刻引爆一个在阎王脖颈旁边的空气炸弹（由大量空气压缩成的）。阎王的头被炸没。阎王倒下。高挽云看到尸佛也停了下来，叫大家撤离。（你们先走，我...）就在众人准备撤离的时候，一个恶灵扛着一具尸体来，阎王又从（大家的背身）另一边的一具尸体上复活。

仇亚的精灵看到了这一幕，想提醒大家，但是发声器损坏，无法良好地传达信息，嗓子沙哑。于是又帮忙抗了一刀。直到众人反应过来，仇亚已经鲜血飞溅。

阎王：天真。

还是说你觉得，自己当真能挽回必败的未来？

（尸佛马上要压到主角身上，高挽云用符咒将其推开）

凌一：云姐！

（高挽云自己去追阎王了。）

凌一：你！

主角：凌一！跑啊！（两个人扛着仇亚跑出去）

场二十五：

（三个人身后被尸佛追赶，赶忙往出口处跑，但是山洞塌陷导致洞口被封住。凌一挡住尸佛的手，主角则是狠命打洞口，终于冲出去，但是凌一被手压住。尸佛随后摔下山崖，将直升机压垮。）

主角：糟糕，直升机！

（尸佛逐渐崩解）

主角大喘着气瘫倒在一旁，凌一捂着伤口坐了起来。仇亚拿出了一些树灵来治疗他们。

主角看着仇亚的手臂。

仇亚咬着牙关，脸色很不好。藤蔓虽然缠住了断臂缺口，但是还是有血流出。

主角：仇亚。你那里还在流血...

仇亚（笑着摇了摇头）：还好。

主角：别逞强了！

仇亚：呃...

...

好疼....好疼啊！（哭出来）

（凌一不忍直视）

主角：没有什么随身的绷带，你别强撑。

凌一：让我来吧。

仇亚：我...我怕疼...

凌一：长痛不如短痛，忍忍！

主角：你要干什么...不是！（凌一用火来灼烧断臂处）

仇亚：啊——啊....!咳咳！咳...

仇亚疼晕了过去。（但是血止住了）

凌一：（凌一哭着笑，一边笑一边摇头）就当是我的罪过了。

耀辉...直升机没了。

你看那边还有个村子。还能撑住的话，咱俩把仇亚抬到那边吧。

主角：凌一。

凌一：我来驮着胳膊，你来抬那边。

主角：凌一。你三天以后...

凌一：（愣了一下）

啊，怎么了。

主角：什么怎么了？能不能不要睁着眼睛装瞎子？

凌一：哦，我会死的。

（主角带着复杂的、有些不解的情绪盯着凌一）

凌一：总得有人好好活着吧。

愣着干嘛，来搭把手。

（主角回想起场八中凌一说自己死期没到的话：

要真说怕死，我们见的场面可比你多！反正呀，今天可不是我的死期...）

主角：你真是，我该怎么说你呢。

凌一：彼此彼此。

旁白：山路没有尽头，只有他们深一脚、浅一脚，一步都不敢停。

每一次片刻的歇息反倒是成了奢侈，又转瞬间被无助吞噬。

耀辉向来不太喜欢这种被驱使的感觉，但是背上仇亚的体温像是勒着脖子的咒语，不断纠缠着他——他驮着的是生命。

一个快死的人，一个濒死的人，一个活着跟死了没区别的人勾着肩搭着背！哈！

这就是佛所谓的“这次行动无人死亡”喽。

...

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朝那村子加快了些脚步，用杂草划过小腿的痛觉来迫使自己不再去想那些东西。

耀辉看着旁边凌一，依旧坚毅。

但他自己，早已没有力气了。

场二十六：

（意识流画面。凌一将二人拖到小屋里。）

（耀辉醒来时，自己在一间农舍的小屋里。红袖在一旁给耀辉抹了一些草药。她不是很熟练。）

耀辉：啊疼疼疼...轻点轻点。

（红袖急忙躲在门里。）

（耀辉大喘着气，挣扎着坐起来，看见旁边仇亚已经包扎好睡着了。）

耀辉：别怕！我们不是什么土匪或者强盗。

呃，谢谢你替我们包扎伤口...不过你不用躲着我。

耀辉：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红袖：（嘘！）（指向外面）

耀辉：嗯？

红袖：（外面！）

耀辉：！

只见外面有一伙人拿着提灯，从山坡上下来。

打手甲：唉，你刚听到没，这屋子里有人！

打手乙：正好打听打听那个丫鬟的下落。老爷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打手甲：要是真打听到了，那酬金，咱俩可得六四分。我先打听到情报的。

打手乙：什么便宜都给你占了？一边去。

（两人推开门进屋子）

打手乙：喂，人呢？

...

床上躺着个病恹恹的。

（耀辉在一旁用空气隐身）

耀辉：不太妙啊...

打手甲：这桌上还放着草药，肯定有人在这。

要我说啊，咱先拿点钱，这趟就不白来喽！

打手乙：嘶...不对呀。

那放风的老王去哪了？怎么看不到他。

打手甲：肯定是去树林里方便了，别管他。

来来来，我们先把这个娃抬起来，看看这床下有什么首饰没。

人呢？

打手乙：呜呜！（被符咒捆住）

高挽云赶到，迅速打晕了他们。

高挽云：凌一说你们在这儿。都还好？

主角：嗯，挺过来了，多亏了这里的一个小丫头。

仇亚他的手臂...我真的不敢看！我们是不是应该...

高挽云：（摸了摸仇亚的额头）再休息会儿吧。

（给他放了一个新的发声器和终端）

他的伤势稳定住了。你不用太担心...如果不是因为他特殊的治疗魂术，只会凶多吉少。

主角：就你说的轻松。

你那边怎么样？

高挽云：佛像没抢回来。挂彩了。

呼...能全身而退也是幸运吧。

最后的任务结束，之后会馆不会给我们派遣任务了。也算是为数不多的好消息。

耀辉：嗯，也许吧。

凌一...你见到她了么？

高挽云：她呀...终端上她给我发消息，说是把你们拖到这里后，就联系会馆把仇亚送回去治疗，一会就有车来接。

她看那个小女孩很饿，就给她一些随身带的饼干，让她帮仇亚包扎一下伤口，直到伤势稳定了才走。大概就是这样。

耀辉。...她自己想散散心。

耀辉：云队。我也是才刚知道。

凌一她早就明白自己的死期...前几天还在说说笑笑的。

看不出来，我根本看不出来！

高挽云：往好了说，这是坚强。

往坏了说，这是逞强。

这一点，你，还有你妈妈，比我懂。

耀辉：...我不懂。我不懂啊。

就真的没什么其它的办法了？结束了？一切都是徒劳？

凌一，还有我妈。我...

她们不值得沦为命运的陪葬品。

高挽云：耀辉！...

耀辉：抱歉，我不接受。

我多希望现在只是一个噩梦！

只是一个随时可以醒来的噩梦。

...我们都需要缓一缓。

（耀辉走出门，坐在门口的台阶上）

旁白：如同刚经历过旅途奔波，她终于能喘一口气，瘫坐在椅子上。

总该放松一下了。

高挽云本还想抗拒一下，但随即就被这种想法淹没了脑海。

...

”笑一个吧。”

那是凌一的声音。

于是她照做了。她笑得很苍白。

月光推开窗户，一层一层剥下所有劳累的人的伪装。

真有必要夺回那些佛像么？

...即便她没给队员说，她问过未来佛，这些佛像根本就拿不到呢。

高挽云不敢细想。老林明白，她更明白，关于逸晨，关于有佛像加持的恶灵。

以及，所有人的结局。

她总想试一试能不能做到。她可以说很多理由：她不忍心，她不接受，她在乎的她不在乎的。

但是该冷静下来了。

（高挽云预测到主角和红袖去了另一个世界。）

呼...

屋里很安静。

厨房的门还有响动。

高挽云：(听到门的声音)没事的，我们不会害你。

（红袖踉跄着走出来，有点要昏倒的样子。高挽云和耀辉把她扶起来，）

高挽云：你饿坏了。饼干肯定不够。

来，吃点这个，总能垫点肚子。

（红袖起初不想吃，但是经不住劝，最后还是含着棒棒糖。像是突然喘过气一般，她拧着手里的棒棒糖，想嚼一嚼）

高挽云：（笑）这个可不是嚼的！

红袖：好甜。谢谢...

高挽云：你也睡一会吧。

（红袖、仇亚睡着了。高挽云出去抽了根烟。主角也在外面。）

主角：云队，这是最后一次任务了吧。

我请个假，就是...回去看看。

高挽云：想好了？

主角：有些事得自己处理。

高挽云：看来你和妈妈见到面了。去吧。

主角：呼...

走之前我还想问个问题。

你说，这“送终小队”，是不是给自己送终呢。

高挽云：某种意义上是的吧。为我们过去的自己送终，为那些没说出口的话送终——每结束一件事，就好像已经死过一回，然后面对崭新的一天...

主角：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凌一她只剩三天了。

高挽云：...

至少，仇亚很希望好好活下去的。

主角：是吗...

高挽云：还没入队前，我就住他附近，怎么会不了解他呢。

主角：那就放心了。

有缘再会吧，走了。（主角默默离开。高挽云倚在门口，静静地抽着烟。）

场二十七：

（门童端坐在未来佛面前，像是在打坐。随后缓缓掏出一枚佛币发问。）

门童：佛啊...会馆各位仁人志士已然历经千辛万苦，保佑万家灯火长明。

此番行动后送终小队身负重伤，敢问...他们诸位可否善终？

（门童刚准备将佛币抛掷于地上（尚未掷出），就听到脚步声）

阎王：无需多问。若是他们阻挠我，就与“善终”相距甚远了。

门童：阁下不远千里来到此处，便是给我这个忠告？

阎王没有回答，只是慢慢走到佛前。

阎王：熟读藏经阁卷宗的你，应该不会不知道会馆在几年前的一项秘密实验。

人们发射了众多载人飞船，并拿着佛币去问未来佛外太空的迹象。

那一天，佛珠的转动与人们的观测大相径庭。

看来神通广大的祂，也无法预知那天外的种种呀。

老林啊，你就没有想过，佛能只手遮天，视苍生如草芥，却对辽阔的宇宙闭上双眼...

难道，祂不是在控制我们吗？

门童（林）：与其说是控制，不如说是人们被未知纠缠时，主动求佛的选择。

倘若我们真有足够能力去抵御天灾、猛兽、疾病，有足够的面对空白的勇气，

那么佛的存在与否，就并不重要了。

阎王：那么，你可曾思考过，若是佛控制了我们的科技发展呢？

人类至今千百年的科学发展，即便相关人员从始至终没有与这未来佛有任何关系，他们费尽心血的研究成果，就不会受到佛的控制么？

门童：...

阎王：渺小的我们就像是个充满好奇的小学生，贪婪地吸取知识；对于不会解答的题目，总想看一眼解题方法。

于是，我们迫不及待地跪倒在老师的面前，向他们索取答案。

你们可能还以为，这佛便是端坐在讲台上的老师，扫视一下教科书便可给我们解答。

然而，如果佛不是老师，而是绘制答案的出题人呢？

门童：...狂妄。

阎王：不然呢？人类在网络、电磁场、量子空间和各类民用科技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什么航天技术的发展如此缓慢？

...来看看这个吧。

（阎王扔出了一个投影仪，投影出了浮屠塔的外观）

这是我曾经设计的杰作，也是现有技术能造出来航天里程最远的飞船——浮屠塔。

它搭载着各个领域最前沿的实验设备，从微观到宏观，从理学到玄学。

乘坐它到外界的星空，我才能开辟新的时代——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一个奋发图强的时代，一个不受佛祖摆弄的时代！

我们用了最优秀的材料、架构和化学反应，但是依然需要巨额的能源来启动。

因此，才需要你乖乖把那些小佛交付给我。

门童：你当真不知道，动用那些小佛所迸发的能量有核弹的当量，足以让百里之地化为焦土？

阎王只是轻蔑地笑了一下（呵）。

阎王：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不过以我观之...

“浮屠万骨，终抵无垠星墟”。

对于无辜的人，我没什么念想。不过还是建议你现在就让他们撤离，毕竟你们无法阻止我。

门童：看来，你作为上一任会长，还有点人样在。

阎王：上一任会长吗？都多久之前的事了。

以及，再给你个忠告。

我能如此轻易地来到这里，就意味着我想取走那应身佛，如同探囊取物。你也不用将其藏起来，我有另外两个小佛的指引，也能轻松找到它。

三天。我只给你三天时间。

到时候我便会来拿取应身佛。如果你要和我一起前去，成为人类的先驱，这是最后的机会。（离开了这里）

门童：...（盯着手中的佛币）

...佛啊。

（最后的镜头定格在佛的面容上）

场二十八：（day5，夜晚，下着雨）

（凌一一个人在会馆旁边的一个咖啡厅里泡咖啡。给一个长镜头。她没说话，喝了一两口咖啡后就侧着头趴在桌子上。她看着玻璃前的自己，突然闪过了佛像的画面。她先是受惊，之后很快又满不在乎。她看到了主角穿着黑衣服，戴着兜帽，一言不发地从窗户前走过去。）

凌一：（耀辉？）

（凌一看到耀辉的一只手里拖着一只虚弱的恶灵，很好奇发生了什么。她没说话，从咖啡店出来，尾随了上去。）

（耀辉一声不吭地走着，从树林中走出，来到一片开阔的空地上。在他面前，是他母亲的墓碑。凌一跟在后面，扶着一棵树。主角没有发现凌一。）

耀辉：妈。

...妈！你看！

（他僵硬地抬起抓着恶灵的手，停了一会，终于松开了手。那只瘦弱的恶灵看了看周围，发现自己能跑的时候，开始向外走。耀辉一直死死地盯着这只恶灵）

耀辉：你看到了吗，那个恶灵，它要跑走了！它要去吃人了！

...我干了件坏事。我坏透了！

（跪了下来）我不是天才！不是！

我不想拥抱任何人口中承诺的任何未来。

（给一个恶灵的短镜头。耀辉瞪着眼前的恶灵，挥着手臂）走啊。走啊！吃人去啊！

（恶灵回头看了一眼，又向外走了几步。凌一站在一旁看着，没有做出什么动作。）

（远镜头下展现城市的背景。主角眼看着那个恶灵将要跑向城市，低下头有些不敢看，喘气更加剧烈。他再次抬头，看见恶灵即将去撕咬一个过路的行人。主角最后还是仓皇站起来猛扑过去，把恶灵死死按住，一步一步走过来，把恶灵摔在地上。）

耀辉：（对着墓碑）你赢了。

我连坏事都干不彻底。

我知道这是我的奢求...但是现在，能陪在我身边了吗...可以吗？

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耀辉一边哭，一边抓着那个恶灵狠命地往地上磕。磕了几下后，凌一抓住了他的手臂。耀辉猛地扭头，不甘地望着凌一。）

（凌一松开手，没说什么，主角的手也松了下来，恶灵掉在地上。她本想用小盒子收归恶灵。想了想又收起盒子，用魂术消灭了这个恶灵。）

凌一：闹够了？

耀辉：用你管。

凌一：我问你闹够了吗？！

你以为你是在反抗她吗？错。

你到现在，都还在用她的标准折磨你自己！

‘优秀’是她给你的枷锁，‘不优秀’难道就不是吗？！你拼命想证明自己是个废物，和她拼命想把你变成天才，有他妈什么区别？！

耀辉：区别在于那是我的选择！需要你来判断对错吗？（推开凌一）

凌一：选择...你管这叫选择？（指着母亲的墓碑）

你对这恶灵要杀要放都要犹豫！你这不叫选择，你在像个小屁孩一样无理取闹！

...我真是看错人了。

（二人在雨中沉默几秒）

耀辉：...我知道我就是个笑话。

（无奈的笑）那我还能做什么呢。你，我，折腾到最后，不都是这命。

有人说“不问收获，但问耕耘”。那倘若...种子本就是烂掉的，这耕耘的过程，不可笑么。

凌一：谁告诉你，结局是注定的？

耀辉：...不然呢？

（凌一不说话，只是拿出了自己的几枚佛币。）

凌一：愚蠢的问题。本来想用佛币来问清楚自己的未来。现在看来，有更需要它的人。

（拿起佛币）你看清楚了。这些不仅是向未来佛索取答案的筹码...

（握紧拳头）还是向祂发起挑战的资本！

跟我来。我带你去看看，怎么把这个‘答案’，握在自己手里。

（凌一在右半的镜头中拨开草丛，同时左半镜头照的是会馆内未来佛的地下的情景，那里的门同时向左打开，凌一带着主角从这个门进入到左半的镜头中，来到了未来佛前）

场二十九：

（耀辉此时看向未来佛，神情复杂。）

凌一：佛啊...世人说你庇佑生灵，处事公正，通晓世间。

您应当明白，眼前的这枚灰白色硬币，是常见的一元硬币。它的正面印有数值，而反面印有一个佛头。

您猜，下一次我将其抛出去，是正面朝上么？

耀辉：这...你要用那么珍贵的佛币，只是去猜抛硬币的结果？

（凌一不慌不忙地掏出一枚佛币，搁置在佛前。佛手中的佛珠向逆时针转动）

凌一：看来，您猜反面。（掷出硬币，给个硬币的镜头）

耀辉，你猜是哪一面呢？

耀辉：我...（准备转头去找那枚硬币）

凌一立刻双手抓住他的脸的两侧。

凌一：嘿！看着我。不要扭头，好吗？

现在，我猜正面，佛猜反面。你猜一猜，是哪一面呢？

耀辉：这...我...

凌一：不要心生顾虑。

相信你的答案。我也信你。

耀辉：这就是你的方法吗。

那，我应该猜正面？

凌一：好的，我们走吧。（凌一推着主角的肩膀）

耀辉：我们不看一看...

凌一：不用去看了。结果不是注定的吗？正面。

只要我们相信是正面，那么它就是。我们规定了硬币的正面和反面，但是佛会认为哪一面是正面呢？

正好，给你这个从小到大用惯了电子支付没用过硬币的人提一嘴。

它的数值是反面。

那么，佛会怎么想呢？

如果佛不认为数值那一面是正面，但我们相信它是，就是我们的胜利。明白了？

耀辉：你这方法...真的是，符合你的作风。

（凌一笑了一下。）

凌一：谢啦。

（镜头切换到凌一推着主角向前走的侧写。）

耀辉。你给我听好。

...我不清楚那天进地府后你看到了什么。

我只知道，你过去的伤疤没有资格去拷打你，去束缚你。

你本就可以好好活着...真是羡慕死你了小辉辉！

你可得笑一个呀。

耀辉：（微笑）那你也别死那么早。不然，我就不会羡慕你了。

凌一：哈哈哈哈！

两天以后我会死。那么又如何定义死亡呢？

肉身的毁灭？身份的重塑？灵魂的洗礼？那不可怕。

向宿命低头，才是真正的死亡。永远前进，才是活着的证明。

信我吗？

耀辉：（小声）信你。

凌一：听不见。

耀辉：信！！

（二人爆发出爽朗的笑声）

凌一：往前走吧。不用回头了。

耀辉：嗯。

耀辉：（佛祖也许不会保佑我们，只是...但愿它不仅仅站在所谓正确的一边吧。）

（主角握着脖子上的望远镜）

耀辉：其实...妈...我还有很多话想说。

我们走吧。

（镜头给到硬币。结果是，硬币依靠侧面立在地上，它的侧面朝上。）

场三十：（day 5 午）

（红袖把吊瓶挂上，静静地坐在一边。）

医生：这种情况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位患者的伤口处呈现植物的脉络，恢复能力远超预期。

但是我们也监测到，他的恢复情况和其身心状态密切相关。你要注意保证他情绪健康。

红袖：好的，我会注意的。

（红袖向仇亚表示感谢，谢谢你们搭救我。仇亚也对红袖感谢，谢谢她帮助救助我们。）

红袖：啊...我...

（仇亚的四个小精灵从床单底下钻出来）

仇亚：你看，它们都出来谢谢你了。

（仇亚的四个小精灵蹦出来，在红袖的手臂和肩膀上蹦蹦跳跳。糖豆和麻薯去蹭红袖的脸）

红袖：哈哈...有点痒痒的！

（仇亚在旁边微笑。）

仇亚：没记错的话，你才十二三岁？叫什么名字呀。

红袖：少爷少奶都叫我红袖，小时候父母给我起的名字就忘了...

仇亚：（轻轻叹气）我叫仇亚，今年十五，比你大一点。呃...你想和它们交个朋友么？

红袖：啊...我...

（麻薯又蹭了蹭脸）

红袖：嘿嘿，好调皮...小家伙别蹭了！

仇亚：果然还是想的啦。

高挽云：我们的小护士已经很努力了，换换班吧。

红袖：啊...但是仇亚他的那道伤...

高挽云：我知道的。交给我吧。

我给你买了很多棒棒糖。都放在外面，你随便吃。

红袖：嗯，谢谢...云姐！（走出去，关上了门）

（高挽云没怎么说话，她只是坐下来，掐了一下仇亚的右臂。）

高挽云：有感觉么？

仇亚：...能感觉到。还能勉强动一动吧。

高挽云：都蔓延到这里了。你的嗓子怎么样？

（仇亚摇了摇头）

高挽云：...

（镜头给到整个病房。高挽云点了根烟，侧身靠在窗台上。）

渐冻症的事情，没给凌一讲吧。

（仇亚默不作声）

仇亚：（小声）没有。

高挽云：一开始你也藏着掖着，直到我猜出来了，你才承认呀。

跟逸晨一个个性。

仇亚：云姐。我不想让你们知道这件事。

我不祈求什么...只是想活着，至少活到大家满怀幸福的那一天。

高挽云：...

仇亚：我现在只有被阎王抓去做实验之后的记忆...

在那之前，每当你和凌一姐提到过去小队的那些有趣的海滩假日，那些出任务路上的风景...我只有些很模糊的幻想。

我...云姐，我突然能回想起，有一天，我似乎...住在花的海洋里。

有那么一刻，在碧蓝的天空下，我能沐浴阳光，我能听懂那些植物的嬉闹，我能唱出儿时的歌谣。

我...我的用词好单调。大脑的语言功能衰退...我是不是有些失语？

（高挽云又抽了一口）

仇亚：呃，云姐...

高挽云：在听，你继续说吧。

仇亚：要是未来我能活到有一天，能够找回那些回忆，也就知足了。

所以，云姐...您能给我一个机会么？

高挽云：你说吧。

如果还有什么愿望，我尽量帮你实现。

仇亚：我还没有在未来佛前问过我的死期，您也...别问，好么？

给我一个再次活下去的机会！我能摆脱渐冻症，我能回想起来那些美景的！

高挽云：...(怔住)

还以为是要去旅游或者吃豪华大餐呢。

我答应你。

仇亚：呼...

高挽云：但是你要先把这次的伤养好，老老实实呆在医院。听到了？

仇亚：嗯。

云姐...少抽点烟呗。

高挽云：多抽点，不就显得你比我的命长嘛。

你本来就值得好好活着呀。

场三十一：（day 6 清晨）（修改：仇亚不是提前知道景物，而是他好奇）

（仇亚睡着了。他在梦中看着床边的手术刀，想起阎王给他做的实验，猛的一惊，从睡梦中坐起来。现在是早上四点五十。他敲打着外面的窗户，希望打开它，就像打开当时的实验水箱一样。他发现打不开，因为左手也很难动弹了。颓然地坐在床上。这个时候，红袖进来了。）

红袖：打扰了。

（下面是洗手间中的镜子映射出的画面）

红袖：哥哥你身体最重要...这是明天要输的药，我就先放这里了。（转身准备走）

仇亚：（脑中闪回姐姐的画面，与红袖重叠）是你么...？

那个，先别走！

红袖：怎么了？

仇亚：你...姐姐，不要离开我。

红袖：哥哥你在说什么呀，我比你小。

仇亚：我怕...他们把我关在水箱里，我喘不上气...不要抛弃我。

红袖：...仇亚哥哥？我在这里。

你们救过我，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去了，不会离开你们的。

仇亚：（看到红袖身后的松树）我记起来了，我没有忘...

看到那棵松树了么？那是我们的约定！

红袖：（松树？这附近没有呀...）

仇亚：我曾经和你亲手埋下它，埋下一颗种子！

那是我们一定会再见的约定。

带我去看看它吧。

红袖：（...是要我带他出去么？）

哥哥你别闹啦。

现在是凌晨，外面也冷，搞不好...

仇亚：呃！

（仇亚咳了些血）

红袖：你！

（要保持情绪健康...不能拦着他呀！）

仇亚：你答应我的！你答应过我，你会尽全力把我救出来的！

红袖：...我明白了。

好，我带你走。

我带你去找松树，现在就去。

仇亚：这是我们的声控无人驾驶汽车。开动吧。

红袖：（紧紧抓住车边缘）仇亚哥哥！我们真的要这样出去吗？你的身体...

（这是一辆卡车，红袖坐在后面的台子上，仇亚爬到车顶。红袖刚缓过来。）

仇亚：（激动地）

这段路有点黑。不过天快亮了。

那边是鱼肚白么...（站在车的边缘）

红袖：你...你下来！你站那里危险，快下来！

仇亚：你闻到了吗！

仇亚：（猛吸一口气）这是刚下过雨的草的味道！

仇亚：呼...(笑)

红袖：（扑哧一下笑出来）我们不是要去找那棵松树么？

仇亚：你说它呀...就在地平线那边。

仇亚：...

仇亚：它们来了！

喂——！你们好吗？

（凌晨，天空已经有了晨曦）旁白：时候尚早，山坡上的生灵也刚刚苏醒。

它们似乎从未想过自己会备受关注，便缩在阴影里瞅着眼前这辆飞奔的车。

（播放动物的声音）

仇亚：这里有松鼠的叫声，还有百灵鸟！你们好呀！

（响起鸟儿的叫声。红袖伸出头，认真听。）

红袖：哇...好热闹。

仇亚：那些鸟儿就喜欢热闹。

红袖：啊，那边是...

（仇亚和红袖的小车从山旁驶过，眼前突然冒出初升的太阳下的开阔景象。）

红袖：呼...

（镜头是全景）

红袖：真漂亮呀。

旁白：唯独这一刻，车上的人静默下来，看着被砖瓦房子簇拥着的晨晖。

清晨的浪漫和华丽只能感受，不能言说。

远处小村落冒出袅袅炊烟，那是一家人开始做早饭了。人们趁那天正亮堂，拉着老人小孩去往路的远方。

有的人家买不起墓碑，就用几根红绳绑在田野边的树上，表明是下葬的地点。清明时分，一家老小备好纸钱和烟酒，庄重地跪拜后，又去踏青游玩。

而晨曦自会把这一切定格。

（镜头转给仇亚，满意且疲惫）男孩倚靠在一边，出神地凝望着。

他不需要有什么多余的念头。此刻和未来，只要他还能动，那么他一定会选择去狠狠地期待下一个惊喜。

（镜头给红袖，瞳孔被照亮）女孩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开阔的风景。她扒在车边，数着阳光下对面的山头。

一个、两个...那边的山怎么会这么高？它们夹着太阳，像是小时候那让人眼馋的冰激凌球。

但那是暖阳的味道。

山风掠过脸颊，泥土逸散芬芳。

今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车子逐渐停了下来。红袖刚回过神来，看到仇亚倚在一旁，已经体力不支。）

红袖：仇哥哥！你醒醒啊！

仇亚：...

...zzz

红袖：原来是睡着了呀。

（此时，高挽云不知道何时出现在车的右侧）

？？？（高挽云）：让他睡一会吧。

红袖：啊！云姐姐，我...

高挽云：其实我就坐在车里，只是不小心睡着了。

（看着红袖还低着头）

红袖：...

高挽云：看来是我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红袖：我没看好仇亚...

高挽云：这不怪你。仇亚他也没怎么好好看过日出呢。

红袖：那...待会我把他抬回去吧。

高挽云：不用了。让他们抬吧。

（凌一和主角也出现在车前。）

凌一：你们一个个都起的好早呀。我还想多睡会呢。

主角：这不是特地赶过来看看好朋友的状况吗。怎么，仇亚就睡在车上了？医院没床位了？

高挽云：那可不。他们被医生逼急了，从楼上跳下来，索性就在车里睡了呢。

红袖：不是！是仇哥哥他把我拉下来的！

（众人一起开怀大笑）

凌一：走吧，我们一起给他抬回去。

高挽云：（看向仇亚，又看向主角）耀辉，做好了么？

主角：呵...就你们这模样，我怎么会抛下不管呢。

高挽云：那么...

欢迎回来。

凌一：欢迎回来呀小辉辉！

主角：去你的。

（镜头给到仇亚和凌一上。仇亚不经意间笑了一下。）

场三十二：（day 6 上午）

（场景给到场十八中的老人。他正在病房里收拾自己的东西。满脸高兴。门突然开了。会馆的门童走了进来。）

门童：呦，老梁！

老人：老林！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门童：这不是来看我老朋友嘛。前几天听说你受伤了，放心不下嘛。

给给给，这是我拿的酒。

老人：酒...我这大包小包的装不下...这味，好酒呀！就现在倒一杯喝点呗。

门童：（倒上一杯）你这是伤好痊愈，准备走了？

老人：就一点擦伤，算什么大事啊。我告诉你，最近我还真就做了件大事呢！

门童：瞧你这么高兴。说来听听？

老人：（小喝一口）前几天我在地下室拿货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昏过去了。后来有几个娃把我送到医院，我就去问他们，有啥方法可以预知我家那块田的情况没。

他们中有个孩说，以后给我点消息。我这不等不及了嘛！那个隔床的老王就给我说，找路拐角那个像个道士的高人，百试百灵！

门童：（小喝一口）啊...这样啊。

老人：他后来就带我去去了个寺庙，那儿的佛，金碧辉煌！人也多！看的我眼花缭乱的。

我等了快一个下午，终于轮到我了。哎呦掏着心窝子交了八百的功德费，但是值呀！那佛说啊，我家的地不仅收成圆满，还能连着三年五谷丰登！

门童：...那挺好！

老梁啊，你高兴，比啥都强。

老人：（放下杯子）...老林，这话什么意思呀。

我脑瓜也不傻。那一帮人搁那拜佛的，也没见哪个人说佛不灵的。

门童：噫，那倒没有。咱就说啊，这世道就图个心里踏实。家里的农活有着落了，这银两就没白花。

但是你忘了去年村东头，那个姓王的寡妇那事？

老人：你是说，跑到城里请佛给她娃开光的那个？

门童：就是她。你看她家孩子现在不也就那样嘛。

老人：那不是人家请的佛请错了吗！该请文昌帝君的，她偏偏请个什么没听过的药师佛。你看现在她娃不搁那卖药呢。

再说了，一分钱一分货。我去拜的就是土地神，花的那钱还是最高一档的功德！

老林，八百块啊。这...这总不能是骗子吧。

门童：...佛要真这么灵，那最先富起来的，怕是庙门口那不干活的乞丐，而不是庙里每天参悟的和尚呀。

老人：这俺怎么不明白呀。甭管佛怎么说，这地还得自己种！

趁着现在清明，赶紧把谷种拣一拣晒一晒，捂出芽就下秧。我少说都种过十几年了，怎么会不熟呢。

总不能看着那田里突然长出个几百斤水稻来，就是这个理儿。

门童：诶，这就对喽。（又倒了点酒）这酒啊，不敬神佛，就敬你这双手。等秋收下了新米，我再去你家，尝尝咱自己种出来的“五谷丰登”！

老人：成！到时候你可得先去俺粮仓开开眼！

这快正午了，走走走，吃饭去。那边有家二十年的炒肉店，我请客！

门童：行嘞！

此时门童的手机响起。

（黑屏）

林：凌一？

凌一：喂？老林啊。

嗯。我是凌一。

...我准备好了。

...

少来这一套。

帮我用佛币预言一下。所有佛币的使用都扣我账上。

...

...这样啊。

我明白了。

嗯，挂了。

场三十三：（day 7 傍晚）

（在直升机附近，有红袖、凌一、主角三个人。高挽云在医院安置仇亚。凌一拿着主角的望远镜，坐在飞机顶上，主角在看终端的会馆网站。）

旁白：高耸入云的山，像是被切过的金属，耀眼又优雅。

那别样的光泽。到了傍晚，看什么都挺美。

凌一：耀辉。谢谢你的望远镜啦。

红袖：凌一姐，我能用一下新买的这个么？

凌一：你自己买的，当然可以用啦。我还挺期待你扎好是什么样子。

红袖：（笑）谢谢凌一姐！

主角：（看了她们一眼，回头又来看网站）呃...？会馆网站上的这个是什么消息，被置顶了...

凌一：（凑过来）会馆说，阎王明天会用小佛启动浮屠塔...对大范围的地区造成毁灭伤害？

会馆各成员正在指导民众疏散...看来我们也得赶紧离开了。

主角：我们是因为做过最后一次任务，不算会馆的人，所以这消息也没直接发送给我们。

凌一，我去看看那些商店里有没有被落下的物资。（看了一眼时间）现在是六点。云队把仇亚送到医院做个小检查，很快就会回来的。

凌一：瞧你这，窃性不改。待会我们一帮人要一起走。

主角：那肯定。

话说，你去找未来佛预言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凌一：我呀，可是让那老头花了十几枚佛币来预知未来。

首先用个佛币，问我是不是在今天中午十二点后死亡，佛说是的。

然后就问，是不是晚上六点前。佛说不是。就这样一遍一遍问出来的。

这叫什么，”二分法“？

主角：蛮有自信的嘛。

凌一：那当然。你猜怎么说？

我是在今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之间死亡...是溺死的。

溺死的。跟我一个玩火的说溺死！简直是可笑。

主角：（微笑）要我说，就算你在水里泡透了，我们也会把你捞出来，然后给你嘴里塞各种口味的棒棒糖。

与其淹死，不如撑死你。

凌一：那我就给你脖子里塞满冰块。

（耀辉笑了笑扭过头。凌一也扭过头，靠在一旁去看风景）

凌一：（严肃地）呼...耀辉。

主角：嗯？

凌一：你说，人多了，就能比一个人更能够对抗...这绝对的命运么？

主角：总比一个人有胜算。

就算你真的出什么事，大家都会站在一起的。

凌一： ...

凌一：瞧你说的。

主角：还有，只要你不承认，我不承认，我们不去服从那所被认为的定义的死亡...

那我们就不可能被限制。这不是你说的嘛。

凌一：嗯，只是有时候我也在想...我是不是有点走得太快了。

主角：太快了...？

凌一：不不不，我不是说这些。我是在描述...呃，一种感觉吧。

每时每刻，我要么是去做任务，要么是等着做任务。

要么是替你们几个操心。说实话你们没一个让我省心的，搞得我像是当上妈妈了一样。

但是我好像还没放过假。

主角：啊...这我倒深有体会。

我来到你们队以后就像是灾星降临，带来一件又一件的麻烦事，搞得大家都很累。

...所以，其实当初任务快结束时，你也很期待去放松一下吧。

凌一：算是吧。所以我说——我走得太快了，直到刚才我才想着去稍微思考一下要不要歇一会。

然后我才发现，我似乎停不下来。

即便现在也停不下来。

主角：.....

凌一：应该是因为我从小没见过父母，没几个朋友，所以总得去干点什么来弥补？

还是说我总觉得自己好像说错过什么话，伤了别人的心，所以得用一点自责来消磨时间？

我不知道。

...或者，只是因为有个倒计时压在心头上，而我常常想忘掉它？

主角：凌一。不要这么说。

你知道我们可以去换个视角看这个所谓的神谕——这可是你告诉我的。

佛不知道我们说的是哪一种溺死。我们当然可以认为那只是一种...呃...

凌一：耀辉。

主角：哦对了，比如心理层面的沉溺！

你可能会沉溺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干到天荒地老，而过不了几个小时就是你发现自己一生热爱的事情的时间节点！

或者，还可以是...呃，被一些所谓的虚无感淹没。总之有很多解释！

再说了，你不是我们几个人里最坚强的那个。

云队一直都这么认为，我看得出来。我也这么觉得...

凌一：我怕。

...耀辉。我怕。

主角：...

凌一：我干这行五年，一共就攒了二十多枚佛币，却只能窥探到未来的皮毛。

而我可是在等死，耀辉。

如果说，比死亡更可怕的是等死，恐惧又来源于未知...

我是不是要素齐全了？

我在等一个依然充满未知的死。

主角：呼...

凌一：（扭过头来，认真）所以，答应我。

你相信我不会死。好吗？

主角：（笑）那当然，我肯定相信的。

我说啊，云队

凌一：方耀辉！（一把将他按在墙上，自己看着方耀辉）

不要用这种轻浮的语气。（死死拽着耀辉的衣服，卷了起来）

我要你认真地发誓，你相信我。不会死。

不会以任何，一种，方式，死去。

我不接受这些。绝不。

主角：...（闭上眼睛）

我发誓。

无论你即将遭受什么困境，我们，绝对会尽全力帮你摆脱。

你会活得好好的。你会的。

凌一：（低下头）切，这才像样。

但是光是活着怎么行...

我明天还要喝奶茶，还要坐过山车，还要吃牛排！

岳城西边那家店的耳环，我早都盯得馋了！我要一百个！

主角：答应你，都答应你！一定会的！

...（短暂的沉默）

...要抱一个么？

（凌一直接扑到主角身上，死死地抱住他。）

凌一：（哭腔）我是真他妈想活着呀。

（主角随后抬起手臂，轻轻拍着她）

主角：那你就相信我们...也相信你自己。

还记得吗？要笑一个，你说的。

(凌一趴在主角肩上，哭着笑。主角也跟着哭着笑)

（给个远景的镜头）

场三十四：（day 7 晚）

（此时，主角走了，高挽云和仇亚尚未回来）

（直升机内：凌一倚靠在飞机外，看向窗户内，红袖已经扎好了飞仙发髻，笑了笑。）

（眼前的那道山脉上出现了四个恶灵（一个拿佛珠，一个戴斗笠拿刀，一个拿弓，一个拿棍））

（后面有一群恶灵从山头上冒出来。凌一看向前方，但阎王突然出现在侧面）

阎王：在等我吗？

凌一：我就猜到是你。

凌一没说话，用魂术近身搏斗，但是被阎王的四位手下（的其中三位）制服；凌一的腿被打伤。

阎王：你的灵魂也比先前有所长进，凌一。很值得成为我的部下。

（蹲下来，看着凌一）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成为他们的一员了，有什么感想么？

凌一：感想就是，浮屠塔都快发射了，你还要“招贤纳士”。

真是贪婪。

阎王：无妨。等实验结束，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存在理性上的缺失。

对了，把后面那位也带走吧，她也很有资质。

凌一猛然看向后面，阎王的那个拿棍子的手下把红袖也带了出来。

凌一愤恨地看向阎王。

（凌一和红袖被关进了地府的地牢内，由两个阎王的恶灵看守。凌一还想用自己的魂术去攻击他们，但是被拦下来）

阎王：不用着急。我去准备一下，你们排队就行。

凌一看着牢笼外的实验设备，看到了巨大的实验水箱。旁边的实验水箱中正在提取恶灵。

凌一：原来被淹死，是这个意思呀。

但是这里明明是地府，他们...那个阎王，怎会有这些仪器？

不管了。

她看了看表，现在是晚上十点二十。

红袖：凌一姐姐，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呀？我睡过去，醒来就在这里，是不是...闹鬼了呀？

凌一：（你还没有魂术，看不到恶灵也正常...）

闹鬼这事从来都是讲给小孩子听的。要是心里有光，这鬼也就无处遁形。

红袖：...凌一姐姐，你这话分明才是给小孩子说的！

如果不是鬼怪施法，而是那些小偷盗贼，姐姐你早就施展拳脚把他们赶走了！

凌一：（苦笑）真瞒不住你，确实是有坏蛋把我们绑起来了。不过姐姐今天，有点力不从心。

你看姐姐的腿受伤了，跑不远。有些事只能你来做了。

这样东西得交给你。

（凌一将法身佛和应身佛拿了出来。）

红袖：我...我不要这个佛像，我要背着你走！

凌一：这可不是普通的佛像！你看。

（佛像开始发光）

红袖：这佛像...有点烫手！

凌一：告诉你个秘密。我们可以对着这佛许愿！

这玩意呀，是我从那个坏蛋身上偷过来的。我可私底下跟你耀辉哥哥学了一招，还用得比他好呢！

红袖：我...我想要你活下去！该怎么许愿啊？

凌一：嘘！你听好，这个东西只有在空旷的地方才会显灵！

看到那边了吗？

红袖：啊，那里有个洞口！

凌一：这两个佛，咱俩一人拿一个。（把法身佛佛塞到红袖怀里）

待会，你就从那边冲出去，到外面以后朝它大声喊出你的愿望，说”让姐姐回家“，我手里的佛就能发生感应，把我带回去了。

一定要越快越好！记在心里了？

红袖：嗯嗯！

（阎王过来准备打开门。）

阎王：差不多了。先从这个矮个子的开始吧。

（凌一瞅准开门的时机，立刻释放出大量火焰。）

凌一：就是现在！冲！（红袖赶忙往那个洞口冲。）

（阎王从火焰中毫发无伤地钻出来。）

阎王：小伎俩。你们去抓她。

（红袖使劲跑，背后的那些恶灵想攻击她，都被凌一拦了下来。）

凌一：你们的实验，恐怕得换个顺序了。

红袖一步一个踉跄地跑出去。跑到外面回头看，看到凌一正站在洞口处，但洞内却空无一人。

红袖：凌一姐！我等你回来！

凌一：...

凌一：我也想啊。

最后一刻，红袖手中的佛像开始发光，红袖还是看到了凌一周围包围的鬼，以及站在中间的阎王。

之后，凌一立刻用火墙隔绝了视野。再回头，红袖什么都看不到了。她只能往外跑。

（接下来是凌一和阎王与恶灵作战。凌一屡战屡败，在出招时因为腿伤而打偏，给了机会，最后被打到墙下。）

阎王：你颤抖的灵魂告诉我，你的时间所剩无几。

来吧，准备一下。把她架起来。

（恶灵将其架起，准备放入实验水箱中。）

凌一：(不好...完全没力气了。)

（凌一即将被扔进水箱，主角和高挽云赶过来，把抬凌一的恶灵击飞。）

高挽云（实则是替身）：你就休息一会吧。

耀辉：（显露出决绝的眼神）真是的，你也不在终端上通知我们一声。就这么逞强？

凌一：你们俩不是他们的对手！

（主角没说话，但是反手就用空气拳将背后的水箱轰爆。）

主角：”溺死“？真是无聊。（把水箱打破）

我倒要看看，没了水，现在是谁的胜算大！

场三十五：

（洞穴内的高挽云随即爆开，化作符咒遮挡视线。高挽云的真身在顶端洞口边缘，刚才在洞里的是替身。主角借助空气的力量带着凌一飞上去，三个人准备逃脱。）

高挽云：撤！

（手下四个恶灵立刻前去追击）

（凌一被一个恶灵偷袭，高挽云立刻上去补刀。两人背靠背。）

凌一：云姐，你真想把我帅得一塌糊涂呀。

高挽云：没了你，以后我做噩梦了，谁来把我骂醒呢。

给我活着。这是命令。

凌一：收到，云队！

（有个恶灵对凌一使用魂术，重创了她）

（凌一从悬崖边滚落，而悬崖下面正好是湖。）

主角：凌一！

高挽云：喂！下面是湖呀！

凌一：就这样了么...（给一个凌一腰间的小佛像的镜头：小佛像滑落下来）

（阎王随后跟了上来）

（阎王只是打开了地狱和此处的传送门，将四个恶灵传送回去。其它三个都进去了，拿棍的最后准备走。随后，阎王赶过来。）

阎王：本来我只当你们无足挂齿。

既然你们非要选择痛苦，那我宁愿赐予你们永恒的虚无。

主角：凌一！！

（湖水逐渐沸腾。）

阎王：下地狱吧。

（这个时候，拿棍的恶灵发现了什么异样。）

（阎王准备给二人最后一击，但是湖水中的凌一冲了出来。她有小佛像的融合加成，全身如同火焰般耀眼，直接从湖水里向上飞上悬崖。拿棍的恶灵迅速推开阎王，用身体承受攻击。将拿棍的那个恶灵身体打灭）

阎王：有趣。是想让我尽兴吗？

主角：凌一你！

高挽云：她的手臂！有个小佛融进去了！

阎王：我再拿回来不就是了。

（主角看向凌一，凌一微笑。）

阎王迅速跃向前攻击凌一，但是凌一反应更快，迅速躲开，并拽着阎王的衣领。向前面的山脉奔去。

阎王：这是...佛像的威力吗！

（凌一顺着山坡将阎王推向山顶）

凌一：这一程，我亲自送你。

（在山顶上阎王抓住机会，将凌一打趴，趁机将凌一的佛像摘出来。凌一也已经没体力了，阎王也受到重伤。阎王跳下山崖）

阎王：.....

（高挽云赶到，主角随后赶到。大喘着气。）

主角：阎王他在哪里...不管了。

高挽云：耀辉！你带的氧气瓶和绷带！快！

高挽云拿出主角的氧气瓶和绷带，正准备使用。

高挽云：这绷带...

主角：你快绑啊！

高挽云：她...她的皮肤已经烂完了。

你还能呼吸么？（将氧气瓶递到凌一嘴边）

凌一还有一点意识。她动了动嘴唇。

高挽云：能行的，能行的！哈...（凌一并没有吸气，）

不行，我有点缺氧！（带上呼吸瓶，看向凌一的腿，很震惊。）

主角：这里海拔有点高！得尽快将凌一带下去（也带上呼吸瓶）

（高挽云绝望地摇了摇头。只见凌一的腿部有个大洞，血液从中喷涌。）

凌一：咳...咳。

主角：还有意识！没事的，会没事的！

云姐！就拿你符咒去填这个腿上的大洞啊！

高挽云：开什么玩笑！

凌一：我...好疼...

主角：别怕，你笑一个！（拉着凌一的衣领）

要笑啊！你不是最喜欢笑的吗，坚强地咧开嘴笑出来呀！

高挽云：耀辉。快到十一点了。

（主角咬住牙，似乎不想承认一些事情）

高挽云：凌一。疼的话，就哭吧。

（凌一终究是没忍住，哭了出来。但是随即又恢复过来。）

凌一：开...枪。

主角：什么...你别放弃啊喂！

高挽云：她...现在十点五十八，耀辉！她怕自己在十一点前溺死！

主角：别跟我说这些扯淡的东西！大高山上一点水没有，哪来的溺死！

你看她的嘴里，没一点水！她怎么可能...

凌一：...开枪。

主角：你不会溺死的对吧！

高挽云：佛的预言就没有一次失效过，你不是不知道！她会淹死，会在接下来一分钟内离奇地淹死！

主角：这...丫的...我怎会不知道呢。

把枪给我！

（主角把高挽云手里的枪抢了过来，上膛，对准了凌一的头）

主角（咆哮着）：凌一！我对不起你！

如果只有子弹才能让你从痛苦中解脱...才能让你摆脱淹死的结局！那是你的胜利！

这条命，我欠你的！你到了地府要狠狠骂我！

（主角颤抖着双手，但是依旧没有扣下扳机。）

（凌一微笑了一下）

主角：丫的。云姐！我下不去手——你来开枪！（僵硬地把手枪塞给高挽云）

高挽云：你！

凌一，我...我开这枪之前你还是会淹死！但是，但是你不会痛苦了。

凌一开始抽搐，像是溺水的症状。

主角：（呆住）喂...这不对吧？！她在抽搐...她像是溺水了呀！

高挽云：愿来世噩梦不会陪伴你。

高挽云举起了枪，闭上了眼睛。

高挽云：...我不称职！

我是把枪对准队员的队长！我也不是你的好姐姐！

...我不想开枪！

主角：云姐。（平淡）

高挽云：...别呀。我不想！我...

主角：云姐。不用开枪了。

已经...已经过了十一点了。

（高挽云瘫坐在一旁。）

主角：她溺死了...老天爷你在开玩笑吗。

高挽云：怎么会！她...

主角：...

呵...(表情变化为震惊)

肺水肿。

高挽云：什么？

主角：是肺水肿！！她是因为肺水肿溺死的！

高挽云：肺水肿...因为海拔升高过快的缺氧，她肺部的液体渗出，把肺泡填满了。

然后就...溺死了。是吧。

主角：去他妈的神谕。

去他妈的神谕！！

旁白：荒诞，本就不该显露于世间，更不该宰割生命。

奈何世事无常。

红尘自有难言痛，众生皆苦不堪怜。

高挽云举起枪瞄准自己的额头。但随后又明白了些什么，放下枪来。

高挽云：耀辉。她不是溺死的。

主角：这还用你说。

她当然是战死的！

（给一个仇亚的镜头，仇亚坐在病房的椅子上，看到凌一死亡的消息，双手捂住脸。他手中那朵栽培的花朵也低头）

（给一个红袖的镜头，红袖在直升机前，嗓子已经喊哑了。她之前喊了好几遍“让姐姐回来”都没有用。）

红袖：给我回来，回来呀！姐姐你骗我！

（给一个门童的镜头。门童一个人坐在会馆指挥室。）

门童：各小队汇报撤离情况。

二队队长：二队居民已成功撤离！

三队队长：三队，居民撤离完毕！

门童：这次能预测到以万为级别的恶灵的猛攻。你们几队优先撤出区域，布置防线。

三队：收到！

（门童看了一眼消息，汇报凌一生命体征为死亡，闭上了眼）

门童：...

对不住了。

场三十六：（day 8 黎明（太阳升起些许））

（高挽云抱着凌一已经碳化的尸体，将她放入地下，之后埋起来，就埋在他母亲的旁边。主角在一旁点着火，烧了些纸钱。）

（主角给母亲磕了头。高挽云坐在一旁，捂着脸，很痛苦。）

高挽云：耀辉。你不打算...去地府找凌一的灵魂么。

耀辉：人死了，就回不来了。

这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高挽云：她和逸晨不一样！她现在可能还没有被审判到别处，还留在地府。

我的意思是，你上次没有救回你母亲是因为她已经进入地狱，这次如果我们快些赶到，在地府内把她的灵魂拽回来，然后赶在浮屠塔发射之前离开，说不定...

耀辉：云队。何必去地下找呢。

你看，她早就飞向天堂了。

（亮出cg）

旁白：纸钱的烟灰被风裹挟着飘向天空。

那是灵魂的重量。轻到一口气就能吹散，重到每个路过的人都会驻足凝望。

高挽云：真是的。...一个个的。也不等等我。

主角：云队，走吧。

高挽云：我们？去干什么。

主角：（表情坚毅）算,账。

场三十七：

（红袖挽起袖子，让仇亚的藤蔓绑住手臂。她正在费劲心力将佛像安插到自己的手臂上。佛像已经插入大半）

红袖：啊！（法身佛脱手，掉到地上）

仇亚：红袖妹妹！你还是别勉强了。

红袖：（嘴角流着血）我看到了！凌一姐被恶灵包围了，我得学会魂术去救她！不能只看着你们拼命！

刚刚差一点，我再努力一下！

（仇亚把头侧向一边。）

红袖：还是不行吗...

高挽云随后开门进来。

高挽云：仇亚，你的伤应该差不多了吧。

仇亚：嗯，恢复了。

高挽云：会馆发来消息，要尽全力阻止恶灵的侵入。其它队伍已经在城外布置防线了，我也要过去。

仇亚：你不是...已经退休了？

高挽云：背后就是老百姓，上头也发了任务，这没什么可说的。耀辉已经去了。

还有...凌一的命，在那个阎王手上。

红袖：凌一姐...？

高挽云：...来不及细讲。仇亚，你带着红袖先走吧，城内有民众的安置点。

红袖：我...

仇亚：你看那边，恶灵...它们来了！（镜头给到户外，潮水般的恶灵从山上涌现）

（在会馆某处，门童推门而入。在黑漆漆的厅堂内，只有几支香是唯一的光源。只见有一个人带着棕色兜帽跪在佛前，他就是会长，而所面对的佛是过去佛。）

门童：您还在拜见这尊过去大佛。

有什么吩咐么？

???（会长）：一切尽在佛的洞察中。

只需顺应天命。

那应身佛是保不住的，就让他拿去吧。

门童：是，会长。

会长：...有人来了。

（佛前的香瞬间熄灭，会长的身影也消散。后面的门被悄无声息地打开，是阎王来了）

（门童回身用内力投掷出一颗石头，被阎王稳稳接下。）

阎王：威力不减当年，老林。

是否随我前去，你可想好了么？

门童：当然。

怎会让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呢。

（门童一跃而起，出拳攻击，但是”阎王“立刻消失。）

门童：他的灵魂转移了！

（他向会馆外的方向看去，只见大批恶灵集结，包围了这里。）

门童：...

（他走到会馆外面，踢到了一具恶灵的尸体。抬头看只见外面已经有相当多的恶灵的尸体。左侧是阎王和其手下余下的三个恶灵，右侧是已经挂彩的仇亚、高挽云和拿着手枪的红袖。其余的广阔地带，恶灵与其它的小队队员交战正酣。）

红袖：那个阎王不是被打穿了身体吗！怎么现在活得好好的？

仇亚：如果他能掌控恶灵，说不定...也能掌控自己的灵魂！

高挽云：看来阎王还是冲着你来的，仇亚。

但是他为什么会复活，难道说...（回想起一转的时候，阎王借助尸体复活）

啧，真是棘手。

大家听好，千万不能让阎王身边有任何的尸体！

我猜测他可以将灵魂转移到尸体上来，重新再生。

仇亚：是这样吗...

他既然能对人灌输恶灵来打造“追随者”，那同样也能如此转移自己的灵魂！

高挽云：罄竹难书，死一万次也不过分。

倒是你，红袖，你真的不走么？

红袖：我感觉...能看到一些鬼了！我能朝他们开枪！

高挽云：（虽然...只有魂术才对他们有效吧。）

红袖：不过...刚刚我没察觉，那红色佛像也被他拿走了！

高挽云：耀辉，他还没好吗...

（阎王展示手里的三个佛像。）

阎王：三身合一，因果倒悬。腐躯为山，脓血成河；万灵嚎哭，聚而成形！

祂早已等候多时。

（只见一尊尸佛从不远处的地下钻出，它身边的物体随着流转。耀辉也跟着顶了出来。）

高挽云：耀辉！

只见耀辉也挂彩，但是仍然坚毅地看向尸佛。

耀辉：看来，弑佛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阎王：就让祂陪你们玩吧。告辞。

高挽云：休想！

（高挽云追了上去。）

仇亚：云姐！当心！

（只见尸佛操控许多钢筋要攻击高挽云。被门童挡了下来）

门童：（叹气）尸佛就交给我了。

一队。你们要尽力阻止阎王拿小佛像来启动浮屠塔。

一旦启动，将对附近城市的经济系统和水电供应系统造成巨大瘫痪。

那个红衣服的，你也过去。

红袖：呃，好的！

耀辉：（拦住红袖）你别听他的！

林先生，这种任务恕我们难以办到...她还是个普通的孩子！

门童：这是未来佛的语言！

即便你们不想去，我也很难帮你们。

（耀辉不屑地咬着牙。突然发现身边的红袖不见了。）

仇亚：红袖妹妹！（转头一看，发现红袖被那个拿弓的恶灵抓走了。拿弓的恶灵可以张开翅膀飞在天上。红袖在天上挣扎着。）

耀辉：只能上了！

（仇亚和耀辉只能赶忙往前去救她）

门童：现在就剩下你我了。你这孽障！

场三十八：

（高挽云被拿双刀的斗笠男阻拦。红袖被弓箭手拽着，耀辉和仇亚在前往救援的途中被拿酒葫芦的人拦下，耀辉拦住了他。仇亚继续前去。）

（另一边，阎王已经到了浮屠塔前。）

（在尸佛和门童那里。门童面对尸佛讲话。）

门童：诚佛在上。

您兢兢业业，体察万物，指引迷津，世人皆称“大慈悲”。

然，您可曾细数，这慈悲之下，滋生多少罪业？

有人预测婚姻好景不长，便抛妻弃子，不许复圆；

亦有人知晓仕途不顺，转而欺世盗名，去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更有甚者，料定至亲大限将至，只为遗产便图谋不轨，是何居心？

人们的懒惰和虚妄被放大，谦虚与良善被放逐。

不信，就看看有多少人，拿这“预知未来”来弄虚作假，有多少人陷入欺骗和罪恶的深渊！

阎王（面对眼前的浮屠塔）：正是因此，我们人类才应当谋求自我——一个正当的、有原则的、自强的自我。

以此，才能缔造繁盛富强，安宁祥和！

然而您那高高在上的神谕封锁了一切可能——我们的科技、艺术、宗教、历史、建筑、音乐、医学，无不受您“指导”。

那未来佛前，有人拿重金买来的佛币沾沾自喜，登门拜访；怎不见有人苦心孤诣，登峰造极？

看看这被预言束缚的天空！摸摸这被天命禁锢的筋骨！这就是你想要的安宁吗？

我晓得...在我看来，您在谋划一场棋局。

但是，您图什么呢？

门童：世人如棋子，而弈者，并非您一人。

会馆于许久之前便将过去现在未来佛统统封存。

除此以外，还要焚烧有关真实典籍，将人们杜撰的传说放入藏经阁中。

于此后数百年，才有那物阜民丰，海晏河清。

谁道是那歹人作乱，将法报应三小佛偷走，擅自从地狱放出恶灵，自诩为”阎王“，苟活于世！

自那以后，恶灵丛生，扰得百姓流离失所，生计断绝。

会馆历经千辛万苦，夺回其二，应身佛存于会馆，用以造出会魂术的精干应对恶灵；法身佛交予攸言，除我和她以外无人知晓。

愚以为，千淘万漉虽辛苦，但狂沙吹尽，终能还得太平。

阎王：错矣，错矣！

深埋于地下便无人知晓？终究是治标不治本！

唯有去向九重天外，重新审视科技文化，才能重塑，才能创造，才能揭开您的面纱。

哦，除了那拙劣的浮屠塔航天器，您让我们连航天服都设计不出来——每次设计图推到关键处，脑子就像撞上一堵看不见的墙！

可惜——这就是您玩弄人类的戏法？我们化为恶灵，便不需要航天服了。

让我来警告你：人类可以自大，可以懒惰，但人类永远自由！

门童：百姓永远不接受一个天命！

你问问城外易子而食的饥民，问问被恶灵夺去田舍的农夫，他们要的，不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谕，而是碗里一粒实在的米！

百姓的安康是百姓种出来的、造出来的、踏出来的！他们的成果由不得您一人来判断！

呵，当然。您也判决了您自己。

我曾向未来佛预言，今日，正是你们所有佛的死期！

阎王：畅快，畅快！

九幽擎血帜，万鬼叩玄关。

掌翻旧日星辰，骸骨铸新天！

欲裂三界法度，重定阴阳时序，阎罗俯首间。

黄泉化酒酿，孤饮醉千年——

门童：驭怨魂，驱魑魅，啸人间。

苍生如芥，挥手云雨覆河山！

门童：（展示俯视角拍门童脸的cg）笑问仙佛何惧？吾命即道即理，乾坤倒悬看！

阎王：（展示仰视角拍阎王脸的cg）待得冥潮涌，寰宇共寒烟。

场三十九：

（闪回：三天前，day 5 午，还在医院时。紧接着场三十的结尾。）

仇亚：云姐...少抽点烟呗。

高挽云：呼...多抽点，不就显得你比我的命长嘛。

你本来就值得好好活着呀。

仇亚：云姐。你这话...

抱歉，我不是要刻意地去怀疑或者伤害你，但是...你是不是知道一些关于我过去的事情？

我为什么“本来”就值得好好活着，明明就是很普通的人生而已。

还是说...云姐，你了解我的过去？你知道的对吗？

高挽云：没什么。我只是在想，刚才确实说错话了。

（仇亚沉默了一会）

其实我已经问过你的死期了。

这也算是，我对每个队员应尽的责任吧。

仇亚：（震惊且不甘）云姐！

高挽云：（微微一笑）你还有五六十年的生命呢。

仇亚：真的吗！那...那我现在就可以下床...

高挽云：不行。明天检查结果出来之前不要离开病床。

仇亚：（笑）云姐！你真没骗我，我一定能好好活着！

高挽云：大概是老糊涂了吧。我本以为我没问过你死期的。这不刚记起来...

我还记得过两个月你要出去旅游来着，你没忘吧？

仇亚：（笑着）嗯！

）

仇亚：我能行的，我不会死！红袖，你等着我！

（另一边。红袖被弓箭手带到阎王跟前。阎王尝试将其强行与恶灵结合。）

红袖：勒得好紧！啊...

弓箭手：我们应该也不缺她一个...

阎王：追随我的恶灵越多越好，这就是贪婪。

我从不避讳它，因为想触碰真理，人们必须贪婪。不是吗？

别忘了，你们每一个被我选中的人，都将随我一起前去探索人类的边界，在佛无法掌控的地带去研究他们。

这是唯一的与佛掰手腕的路途。（顺手将恶灵强行塞入红袖）

弓箭手：是。那我先勒死她，这样就能让恶灵占据身体了。

红袖：啊...啊！

阎王：我们无需考虑风险。只稍稍等片刻，静候佳音。

（仇亚终于找到了他们，立刻用藤蔓攻击他们，成功救下红袖。）

红袖：咳咳...！

仇亚赶紧掏出他的树灵给红袖。自己则死死地盯着阎王和弓箭手恶灵。

（不断切换镜头。高挽云打双刀恶鬼、耀辉打醉酒的恶灵。他们都被逼入险境，最终到了同一个战场，并且背靠着背。之后镜头转换给仇亚）

仇亚遭受阎王的攻击，不断后退。红袖尝试释放魂术，希望能够出手。

一旁的弓箭手准备朝仇亚射箭。千钧一发之际，红袖使出魂术，用灵活的云袖来击退这次攻击。）

旁白：那两道寻常布帛竟如云袖般舒卷而出，于空中绽开两朵绯色烟云。云袖拂过之处，箭矢如遭柔风细雨，被荡开数丈，颓然坠地。

红袖：（露出小臂）我要你放开他！

（外部战场上，门童对阵尸佛。尸佛可以操控周围的物体来攻击门童。最终没能成功躲开。但这个门童的分身，门童真身用尽全力，将尸佛的头砍下来。随即，尸佛的伤口处冒出大量向外散去的灵魂。）

门童：（叹气）

人定胜天。

二队来到门童附近。

二队：附近的众数恶灵已经被剿灭！其它恶灵正在向浮屠塔汇聚！

（门童没有回答，而是向周围看了一圈。山脉上，恶灵尸横遍野。）

门童：让所有人撤离，安抚群众。

二队：但是一队他们...

门童：他们的路，只能是他们自己走下去了。

二队：...明白。

门童也转头要走。回头又凝视着远处高耸入云的浮屠塔。

场四十：

（高挽云和耀辉互换作战目标，之后二人得胜，并且立刻赶往仇亚和红袖那边。）

（仇亚在独自面对阎王，步步溃败，仇亚体内恶灵觉醒）

阎王：终于出来了，这个完美的恶灵！这是临别前给我的赠礼。

你的第二次生命，是它给予的。那你应该不会没想过，如果这恶灵脱离了身体，会怎么样呢？

（阎王举起手，正准备把仇亚的恶灵收归囊中。仇亚的能力更强大，用粗壮的藤蔓打偏阎王的手。）

仇亚：（反正死不了，能拖多久是多久！红袖你要赶紧跑呀！）

（红袖和弓箭手在另一边战斗，红袖还不太会用魂术，逐渐落入下风。高挽云及时赶到，一起消灭了这个恶灵。）

（两人看到背后的山上全是恶灵。）

高挽云：看来是撤不出去了昵。

红袖：他们...消灭不完么？

高挽云：红袖。你看看天空。

红袖：云姐，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赶紧去找仇亚哥哥吧。

高挽云：仇亚他...他能回来的。

你想过，这云霄之外都有什么吗？

我们恐怕只有一条路了。

红袖：难道说...

高挽云：我想仇亚和阎王应该也在那边。

走，上浮屠塔！

（阎王召集恶灵攻击，但是仇亚同样召集更多藤蔓将恶灵全部打趴，并对阎王造成重伤。阎王发现附近有一具老人的尸体）

阎王难以招架数量众多的藤蔓。仇亚要更进一步前去攻击，阎王立刻将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老人尸体中。原来的身体被仇亚刺穿，并突然消散。仇亚发现不对，但是为时已晚，阎王已经来到他身后，并且开始吸取仇亚的恶灵。

阎王：真不巧，这附近刚好有一具尸体。

（从老人变化为原来的样子，并且同时吸收仇亚的恶灵。）

虽然是个老人的尸体，但也够用了。他大概是没来得及从我的恶灵手下逃走吧。

你，也逃不走了。

（仇亚表情十分痛苦。）

阎王：恶灵赐予你第二次生命，而现在——

我应将其剥离。（阎王成功将仇亚的恶灵剥夺掉。给一个cg，仇亚跪在地上，而阎王站在他后面）

仇亚：好凉...

阎王：再会了。

不过这具身体真是羸弱，我得——啊，路都不方便走，也很难操控恶灵了！

只能爬了么...得赶紧找到一个健壮点的尸体。（阎王不断向外爬，看到远处有一具成年尸体）

（正好在这个时候，耀辉也赶过来）

仇亚：我得...做些什么！

主角：我听到了！刚才这边的打斗声，是仇亚他们！

仇亚的终端怎么没信号...不能耽搁时间了！

按照云姐的说法，阎王会找到尸体并且复活！现在不清楚他有没有受到重伤，所有出现的尸体都得小心！

仇亚：！！

得赶紧让耀辉...干掉他！

（放出自己的几只小树精灵）快...快去！

（主角碰到了阎王（老人），认为他是一个还没有撤离的老人）

主角：这...老爷爷，您没事吧？

阎王：诶哟，这今天一个人也没见到，搞什么呀？

主角：您得赶紧离开这里！

我是来这里执行任务的警卫员，但是现在任务在身，不能带着您。您顺着这条路往南走就行！

阎王：我这老腿也走不动呀。你就把我搬到那边的屋里，行不？

我也就这把身子骨了，让我睡一会吧。

主角：呃，好吧。

仇亚：云姐...你骗我。（树精灵前去，但是主角已经很靠近旁边的小屋了。）

主角：谁！

（主角看见旁边的树林里的灌木丛动了动，麻薯和布丁蹦了出来，看起来很虚弱。）

麻薯：耀辉...那个老人是阎王本身...

布丁：快，快干掉他....

主角：他？

（主角再一看，看到这个老人已经是一具干尸。）

主角：他明明刚刚还和我交谈...坏了！阎王转移自己灵魂了！

在哪里，他在哪里！没见到！

你们这群小家伙怎么虚弱成这个样子？喂！

别啊！！！

（给一个打向主角的镜头，这个镜头快速朝主角移动，表明阎王的攻击即将打到主角。）

场四十一：

（高挽云用终端联系仇亚和主角，都没有回复）

（高挽云和红袖来到浮屠塔下。发现三尊小佛已经被嵌入浮屠塔中。）

高挽云：上面的红灯笼在一盏一盏被点亮。都点亮的时候，应该可以起飞了。

（高挽云看了看即将到塔下向他们围攻的恶灵）

...他们怎么还没来！

红袖：这些看似是塔门的内部都是...墙？

（塔门内部是实心的，用墙来堵住塔门。红袖摸着塔门墙。）

我们要怎么进到里面？

高挽云：最上面那个门黑得更深，应该是那里！

（这个时候，主角和阎王也来到浮屠塔下。主角是被阎王打飞入场的，阎王随后露面。）

（阎王只是一步一步向着浮屠塔走去，并没有说话。）

主角：只能上浮屠塔了。

喂！你们见到仇亚了吗？

他不应该...比我先到吗。

（恶灵即将攻击到他们）

高挽云：要是他已经逃出去就好了！

主角：（一把将红袖拽到身后，符咒瞬间绞杀恶灵）不等了！走！向上爬！

（高挽云准备爬行，被恶灵恶灵拖下来）

红袖刚想叫喊，被主角拉住。

（阎王依旧没有着急上浮屠塔，还在下面悠闲地走着。主角背着红袖，抽干手脚和墙面间的空气，以此向上爬行。）

（灯笼点亮，浮屠塔起飞。起飞的一瞬间，她看见仇亚体内的恶灵被阎王召唤出来，然后阎王借助仇亚恶灵的藤蔓快速移动。高挽云表情瞬间凝固）

（主角团三个人站在浮屠塔的外面，看着阎王和众恶灵消散在浮屠塔下喷出的火焰中。大多数恶灵被灭掉。）

（主角还在一步一步往上爬。）

红袖：好高...我头有点晕。

主角：没事，再坚持一会...云姐？

（高挽云怔怔地盯着下面。）

（突然，只见火焰里面，阎王毫发无伤地走出来，到了大家面前。）

阎王：各位，烦请让路。

（阎王突然表情严肃。）

阎王：哦？

（高挽云立刻愤怒地杀到他面前，用尽全力砸下雨点般的拳头。和阎王打成平手。）

主角：红袖！屏住呼吸，我们继续向上爬！

（令众人意想不到的，七层浮屠的最后一层开始像火箭一样分离，在其上的高挽云和阎王一起掉下去。但是高挽云并没有停下对阎王的攻势。）

主角：喂！

红袖：挽云姐！

（主角本想继续看，但是随后他看到浮屠塔的第六层也开始分离。）

主角：（哭吼着）爬！往上爬！！

（主角背着红袖尽力往上爬，随后终于在第二层即将脱落时来到第一层，并且进入。二人大喘着气。进入后，一层玻璃直接封住了这个门。）

红袖：耀辉哥哥，我们安全了么？

耀辉：嗯。

红袖：我...好累,我...

（主角挽着她的头，让她睡下来。）

场四十二：

（在浮屠塔的一层，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似乎有一扇门。）

（主角向着窗户外望去。）

旁白：男孩出神地望着辽阔的大地。

他分不清这究竟是现实还是虚幻——一周前，他还是那个打劫假药贩子、对着妈妈撒谎的他。

而现在，无垠的深邃将他压倒、碾碎，不敢喘气。

过了不知多久，他似乎才觉察到——结束了。彻底结束了。

高挽云，她下去了。

仇亚呢。没看到。应该逃出去了。

接下来是...凌一。她很顽强。

最后是。我妈妈。

耀辉摸到了手上的望远镜，觉得胸口堵得厉害，便把它撂在地上，坐在一旁。

恍惚中，他似乎看到妈妈一次又一次的说教，一回又一回的不辞而别，一声又一声的祈愿。

“我的孩子他不应该！！”

“他不应该在哪天被恶灵撕扯得一干二净，他不应该在我面前消失，他不应该哪天突然因为一些离奇的故事暴尸荒野！”

“他生来不值得被你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践踏呀...”

...唉。

也许下辈子，我能理解您对祂的憎恨了。

方耀辉把头紧紧埋在臂弯里，不愿意抬起头。

现实是，“对不起”是最来不及说的话。

“要我说，你是我见过的走江湖的这帮人里最孝顺的。”

孝顺倒是没看到。走江湖么，我都快忘了我是个劫匪了。

他只是看着母亲收入微薄

（间隔一小会）

大地静默，乾坤肃穆。

（cg撤掉，变为黑屏）

唯独命运，如影随形。

耀辉站起身来，尚有些力不从心。

只是，注定要来的人和事，注定要亲手送走。

耀辉：呼——

你怎么还活着。

（只见窗户外，阎王依旧稳稳站在浮屠塔的舱外。）

阎王：要是太空里没有这具宇航员的尸体，我还真就被她拖下去，再也无法返回这里了。

万分感激，天命眷顾于我。

出来吧。

（耀辉打开窗户，稳稳站在浮屠塔的舱外。可以看到，他套了一层用空气制作的宇航服）

阎王：用空气包围自己，做一个宇航服么？

就不说那致命的高温和射线了。怕是这氧气就撑不了多久。

主角：我朋友有句话——这世道，佛不渡人，人得自渡。

该画上句号的地方，（笑）可一定不能画上省略号呀。

（主角大喘着气。他看向阎王，突然仿佛看见了黑白世界中的死佛神，和黑白的、流着白色泪的、濒临死亡的自己。（这一段可以是未来的场面））

阎王：（突然绕到主角身后）那么，你准备怎么自渡呢？

（主角有些惊恐，赶忙朝后挥出一拳，但是阎王随即瞬移到别处。）

阎王：人类在佛的眼中，如同实验皿里的蚂蚁！

你没必要做这些徒劳的阻碍。

（阎王掏出三尊小佛像，和耀辉交手很快制服了耀辉。）

（耀辉还想继续作战。）

（随后，他在浮屠塔外侧打开了传送门，将地府的恶灵传送到此处。恶灵扛着尸体，同时很多恶灵一个接一个融入浮屠塔。）

阎王：你真觉得，我不能再复活了？

主角：呼吸！我需要...氧气！

（主角近身时迅速被打败。主角无法操控空气，渐渐飘向太空，身体中血液飞溅）

阎王：再见。

（阎王下意识去摸自己手上的小佛，发现三个都没有了。）

阎王：他什么时候偷走的！

主角：好巧啊，你能找到一具尸体来复活你。

那么现在，你还能再找一具吗？

（主角将三个佛像放入体内，将恶灵全数扫荡。）

阎王：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的短视毁了人类的未来！

主角：我要你偿命！

阎王：你能阻止我，但是也只能做到这些了。

浮屠塔已经发动了！总要有人背上万世骂名，来打破死局！

这些，你，你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敢做，都做不到！

主角：那又如何。

即便我不得好死，也要你来陪葬。

阎王：啊...!

（他拖着阎王，向着太阳飞去，二人消失在光芒中。）

场四十三：

（主角已经死亡。在幻象中，他来到一片白色空间。）

（起初，这里什么都没有。主角没有说什么话，只是起身往前去。但是随着主角的奔跑（游戏中可以制作成音游，有视角的翻转，人物的跑动。），展现耀辉过往的一幕幕，也就是过去的一幕幕cg。直到旅途的终点，主角终于见到了他和妈妈住的那个屋子。）

（主角轻轻推开门。）

耀辉：妈...

（微笑）我们走吧。

场四十四：

（浮屠塔上，红袖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主角不在了。）

红袖：耀辉！你在哪？

有人吗？

（半晌，无人应答。）

（红袖的面前是浮屠塔内部的一扇门。她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好打开了它。里面的房间很黑，但是隐约可以看到向前延申的向上的台阶）

（只见在他面前，有一个戴兜帽的人（会长）从她后面走向她前面，侧身经过。）

红袖：（震惊）！

红袖：您好？

（会长没有回答，他只是往前走，并且踏上了台阶。）

会长：伏惟圣裁。弟子此身修为，意下如何？

（眼前逐渐变得亮堂，金光一片。只见正前方、左前方、右前方分别端坐着尸佛的头和三尊小佛（也即现代佛）、过去佛、未来佛。）

红袖：（趴在地上）好庞大的佛像！

那个是未来佛...不是听仇亚说，在地下埋着么？三个小佛也在！

红袖：等等...我什么时候趴在这里的？

我...我没力气站起来身子！

过去佛：（对会长）众生皆苦，苦为恒常。

吾等撰写世人之天命，观测其如何渡过此番苦海。

吾已借汝之眼，观千次红尘，历百代因果。

有人蹈火覆舟，有人执炬迎风，有人画地为牢。

红袖：佛在观测我们？这...

未来佛：放下渴爱，明悟虚妄；了却因缘，修成正果。

汝于苦难中恪守职责，直至终末。准予超脱，随吾前往极乐世界。

会长：不胜感激。

红袖：极乐世界...没有苦难么？

等等！我的身体！

（红袖发出绝望的哭喊。）

众佛像：南无阿弥陀佛。

红袖：不...啊！

佛像背后发出耀眼的白光，很快吞噬了这里。

最后，依旧是这个场景，但是金光散去。所有佛像和会长皆不见。

红袖已然化为一小尊观音菩萨，立在厅堂中央。（剧情中，可以做两张cg的反复切换，一张是正中央矗立的流泪的菩萨，另一张是正中央矗立的红袖，双手合十，流泪）

（一滴泪水滴落下来，在黑暗中散开。打出字幕：九九归一 完）

后记：

（那一天因为阎王的恶灵和会馆的人对抗，死了很多人。以下是地府内的情况。）

鬼男：今天你怎么还没下班...人这么多？（廊道内一眼望不到头）

鬼女：您好，来这边签个字！赶紧签！

鬼男：这...阳间是发洪水了还是粮食歉收啊？这么多灵魂大驾光临...

鬼女：亏你还有人接班，我倒是真牛马呀？

去去去！给上级说去涨点薪资！

鬼男：这...地府这边被那什么六个手臂的东西破坏一遍，现在正是缺冥币的时候...

鬼女：那你别烦我！

鬼男：诶好好好，我马上走。

鬼女：快点签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四个月后的某一天。高挽云并没有死亡，而是烧伤并且住进了医院。今天是她办理出院手续的一天。门童在外面等她。）

（云姐在办理出院手续）

前台：请出示一下社保卡。

嗯，好的。

费用主要包括清单上的这些。经医保报销后，这是需要退还给您的金额。在这里签字。

回去之后记得按时抹药治疗烧伤的创口。祝您早日康复！

？？？（高挽云）：嗯。

（出来之后。在医院门口）

高挽云（带着口罩）：...

门童：云姐。等你好久了。

走吧，按你说的，上车去兜兜风。

有想去的地方吗？

高挽云：我导个航吧。

（门童在公路上慢慢开车。）

高挽云：你不在会馆工作了？

门童：现在那里已经重建成什么公园了。没有佛像，也没有阎王带来的恶灵，我这不就退休了嘛。
你大概是有些关于会馆的事情想问的？尽管说吧。

高挽云：...没什么。

门童：嗯。

高挽云：林。

有些东西我想不明白。

门童：你说吧。

高挽云：...

门童：如果你的那个症状又发作了，不妨说出来，会好一些。

高挽云：...我又看到逸晨了。

我看到他...似乎在一个岛上。他的脸很模糊，声音也很沙哑。但是我确信就是他。

门童：这样啊。

高挽云：你说，在我们向未来佛去发问，知晓命运的那一刻...

是不是，就是一种罪过？

旁白：她终于把“罪过”这个词说出口，才敢接着倾诉。

高挽云：这种知晓就是一种诅咒——它无视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动力，还能干扰...不，污染我们的一切选择。

我看着一个个队员出任务，再回来，前仆后继。我早就预测过他们的命运！

我早就知道那一天凌一会死，还有仇亚，还有耀辉，还有之前我的那些队员。

每一次，每一次我看着死亡的倒计时流逝都无能为力，却要强颜欢笑地给他们分配任务，给他们做好吃的买好喝的，装成一副伪善的样子指使他们走进深渊，陪着他们走进一个又一个漆黑的夜，再走向痛苦的黎明...

还要镇定着继续安抚剩下的人。

是不是，我才是真正的“阎王”？

门童：...

旁白：车开慢了些。

唯独此时，原野上的草木清晰地扎眼。

门童：在我原来当队长时，我也曾无数次纠结过，何必要得出这样的答案。

但是后来才发现...去承认世界和未来的随机性，比接受一个残酷的命运更可怕。

谁都不想在未来哪一天突然收到辞职信，哪一天股票暴跌，朋友离世，哪一天突然遭遇天灾人祸。

谁都不想。

人们害怕未知。所以才敬畏它。

高挽云：...（看着窗外）

门童：于是人们将这种命运合理化、神圣化，不断说服自己。

到头来，我们既是被枷锁捆住的人...也是拥抱这枷锁的人。

说到这，我就想起来我那个老朋友啊...有时候，无知不也是一种福气么？

高挽云：可是...

门童：可是总要有人去理解去面对去拥抱的。

还记得攸言么？

高挽云：耀辉他母亲啊。

门童：我钦佩那些先驱。那些在科研攻关的，那些体育健将，那些领袖和精英。

当然，还有那些每天都能爽朗地开始新的一天的，所有的大家。

还有那些悔恨过的人、那些负伤的人，那些看过生老病死，那些已经选择踏上旅途的人。

我们总有一天会看清人类的无力——人类再怎么努力，也快不过光速；没有那些辅助器械的支持，在地球上就是跳不到一百米高。

分手的刹那，离别的注目，触摸伤口的痛心。一个项目就是攻关不下，一条知识就是晦涩难懂，一份牵挂就是难以忘怀。

不是每个人都能挺身而出，也并非每个人都是聪慧、勇毅和热爱的集合体。我们总有缺陷，总有不解，总有遗憾和颓唐，也总能在迷惘中给予自己回答。

这就是我们。这才是我们。

...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挽云。

高挽云：...（愣了一下，之后苦笑）

门童：到了。

高挽云：嗯。

门童：这里啊...那我就去远处逛逛风景。你要是想散散心，就不打扰了。

（门童退场）

旁白：她没着急下车，而是先把那朵花拿出来。

——那朵仇亚种的白色香雪兰。

过了花期，它已经枯萎得不成样子；但是那弯曲的花梗和展开的萼片，一切都在阐述着：

它曾经绽放过。

高挽云在那棵松树前半蹲着，用一个小铲子来挖土。（cg是摘下来口罩的样子，高挽云的口罩挂在左耳朵上，右半边脸烧伤。）

坑不深，但是已经能看到下面的东西——一个生锈的小盒子。

挖出来，打开一看，是种子。

高挽云：种子放坏了呀。还是...放回去吧。

对不起。我失约了两次。

六年前一次，四个月前一次。

总共欠你两条命。六年前一条，四个月前一条。

...下辈子还。

...

一路走好，仇亚。

还是说，我该叫你六年前的名字...

一路走好，逸晨。

...

她顺手也把香雪兰安放在里面，把坑填上。

（她刚掏出一根烟，又突然想到什么（回想到仇亚不想让她抽烟），把烟放了回去。）

高挽云：...

旁白：心事就和烟一样，一天不想就挠痒痒。

那就等着时间戒掉它吧。

高挽云：你们真是，一个个不省心。

以及...我还想说什么来着。

...

我陪你们回家。

（在早晨的阳光中，高挽云的背影被照得格外明晰。）

（之后就是真正完结了。放出工作人员名单。）

4. 游戏副剧情

玩家遇见会长。会长从未告诉玩家他是过去佛。玩家一次又一次打游戏（观测前路），一次又一次挑战阎王。每一次都是一个不同的时空，而阎王永远都没有上一次的记忆。某次阎王（因为自己是前会长，也知道佛的事情）突然记起来你好像在之前见过。他在倒数第二次之前，意识到角色是被人操控

的，而自己会被一次又一次清除记忆。他也料定，如果最后角色背后的玩家发现我记起之前的事，那么下一个轮回，就会彻底删除阎王自己的记忆。阎王忘记了一切，在主剧情里被干掉了。

会长表示。玩家（过去佛）在为它们挑选一个最好的未来。

他表示，当时我是会长的时候，只有未来佛和那三尊小佛被挖出来。